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十一

名臣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

保諡議襄毅王公墓誌銘 代許師作 焦竑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漢  
文帝繕邊備遴將材而詔凶奴棄捐舊惡偕之大道蓋居然  
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祖汎埽乾坤

威被疆場宴如者垂百年而已己庚戌闌入為患斯時也求一大劍之莫能任者至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祇藩納貢喁向風則自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我方把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屬彞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卧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願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以聞上驚悼為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

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葵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為狀丐余為誌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却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八年出為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防云己未改鄜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sup>者</sup>十八而公之勛名炳<sup>々</sup>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為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

汝寧伊藩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畧修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蓋公之戰功蘄<sup>々</sup>露鋒鏑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寇清水營遣大將吳昂擊走之又招降卜兒文三百餘人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二百四十四級擄馬橐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為西北藩而套蕃不一擄刈不足令震駭遂疏請旂牌

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焉二歲中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嵩董一套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搃其巢大破之軍散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晉兵平之凡斬首七百六十七級擄馬橐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啻三之而宣大畫俺荅事尤綽絕先後云俺荅者北將之雄黠者也諸部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亡

命數萬號曰板升導改敵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俺荅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降公喜曰敵入吾殼中矣屬閩帥厚鞠之而上方畧大指謂逆全等本以敵向導習敵厭戰即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銜敵疑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易子孫便朝訖是之封把漢為指揮使於是俺荅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為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

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稍引退公即縱兵尾擊之伏兵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鹵過當其首兀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偽乃盛陳兵出把漢視之則把者已易綬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々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也聖天子寬之若此不足購趙金節耶我國家急正叛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荅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稱外藩公得

請于朝果執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闕下因受詔議封貢乃公議封貢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荅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上許可其夏降敕封俺荅為順義王諸首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羅拜龍惟奉表稱謝奠馬五百有九歲以為常歲市馬羸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

宣大入貢而互視宣大準事竣上大悅告祭郊廟御皇  
 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為衣裳要荒置之衽席  
 而古捷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嘆喏皆謂北人性  
 情猶豫無能堅決即同事諸臣甚有稱列嘉靖馬市案與高拱動眾心以集曰或可或否或可或否半我  
 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劃然決計  
 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羣議而從公可  
 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于今邊鄙不聳所  
 為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由此言之  
 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

能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机要  
 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擒可縱而功竟以  
 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實欲迎佛因而許之  
 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而間謀其父子令各  
 自為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  
 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  
 之成功非偶然而已公既解邊事為部尚書時傳御史  
 應楨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  
 公發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

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公威係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慝信孚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孚任事者之難也公厯事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為國子生三為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馬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

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恨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交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即賊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高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範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  
皆幼公為人忼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于裴晉公  
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向往之而其跋歷中外也  
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知  
公家法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君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  
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掇其大者為銘：曰維汾之水  
有昂而神元經啟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為世宗臣方  
叔壯猷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鐘待扣奮蹟西曹持杓  
北斗帝毗上畧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猘猢天兵電

掃月陳風驅乃繕亭垣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  
宿將環羅靡贄一畫牛方戀犢蛇亦御仁戢彼左袵歸  
我中行冀恢王畧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閔不閉騷裊  
雲騰旃裘膺至仰迂漢策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  
程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既趣朝  
星辰劍履正色侃言薰狐掘鼠飛刺天冥：遐舉帝思  
肱股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温大星忽殞箕尾誰  
捫華鬘軫慟河山改色冢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  
墓門之石

翁尚書墓誌銘 代徐少湖作薛應旂

東涯翁公之卒且葬也其子某持狀走京師乞余銘其墓石余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聞鼓聲之報則思將帥之臣若公者固今之所欲得其人而任之者而公不可作矣銘其容辭按狀公名萬達字仁夫東涯其別號廣東潮州揭陽人先世居閩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鮑江里之舉登村雄生保、生琦、生肇綱公曾祖也肇綱生公祖可俱以公為兵部尚書累贈如公官可生公父王封亦如之母許繼母某、贈封俱太夫人公少穎

異五歲能誦書比長文日工嘉靖乙酉鄉試中式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督稅榷務所至以廉法著稱嘗疏劾戚畹沮抑權貴雖謗言朋與略不為動出賑畿輔多所全活自是公之名實籍、人士間矣及出補廣西梧州知府梧雜民夷加以師旅公經畫供億足用省費總兵仇鸞縱卒橫行公縛之繫獄郡稱治平自是公之名實籍、遠邇上下矣會安南莫登庸篡國稱制南人上變朝議征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侍郎張公經同咸寧侯仇鸞督兵討之添注公為廣西征

南副使贊理兵務因條陳事宜白二公密募敢死士梁文韜等數人入安南偵其情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李寰韋應以繼入未明嫡孽爭立作亂數十年不已登庸曰中國土官比々弒逆無能正法獨慮及我何哉督府聞之謂公曰君其謂何公曰兩州瓜連三凶鼎立難以兵勝惟斷其中堅使不相屬然後可次第圖也公於是曲為之所遣指揮錢希賢首擒應次擒寰最後乃召楷諭法申恩竟杖殺之立其子匡二州悉定吏民德公生祠尸祝左江斷藤峽徭獍侯公丁以其兄勝海為武

靖州目黃貴所刺謀衆為亂朝命討之衆謂非數萬人不可公不煩兵密謀擒公丁磔于市乘勢集兵破賊藤峽悉平又四峒為土人黃賢相所據稱兵脅衆以奸法紀首類延蔓其費區畫公諭叅將余恩駐兵徐圖授以秘策賢相尋獻地以附南寧督府上其功陞公浙江右叅政尋改廣西公受督府檄屯龍憑思陵寺處誓師覲變獲安南姦細丁南傑削幅延款畢得其國中情偽乃縱之歸國俾語登庸蚤自為計登庸大恐遂詣鎮南関納款遣其姪文明奉表降上貸之罷安南國為都統使

司賜登庸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地於是班師論功行賞有差而公之功實居其最值病疽乞歸不允陞四川按察使尋陞陝西右布政使轉左無何擢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宣大偏保軍務專制閩外劾奏將官邵永姜奭士皆知奮修築邊牆垂二百里增添塾臺終繹相望虜不敢輕犯上嘉之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既宗室充灼勾虜入寇公督兵鏖戰叅將張鳳死之公為文以祭賻歸其喪疏請錄廕立祠將卒感泣思奮虜乃遁去事聞進公左都御史兼官仍舊俺答阿不孩遣使

求貢兵部請下公議公曰封疆之臣惟知戰守因疏數事皆安攘大計己酉春虜逼居庸公以宣府將軍才弱遂檄大同總兵周尚文率銳卒禦之大戰三日公躬擐甲曹誓不與虜俱生會西風大作公索車數百兩曳柴以進塵霧蔽天只尺不辨虜乃大驚曰翁太師兵至矣解圍宵遁捷聞上大喜陞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掌本兵事慎選將帥振刷頽敝本兵作氣未幾以父喪奔歸庚戌七月大同失事廷議以金革故事起公上疏陳情乞終制八月虜由古北口入犯畿甸上

特召公入掌本兵馳使促之公即日告父位單騎就道  
 間關萬里未即抵京仇鸞素與公隙又懼公撓其事飛  
 語譖公緩於趨召且謂邊牆不修則虜小入而小利勢  
 必不聚邊墻修則虜不能小入其勢必聚為大寇言頗  
 惑聽公至奪秩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紫荆諸  
 關時鸞大括邊鎮勇銳聚之京營托名防護民間又苦  
 抽丁遠近騷怨公疏寢之辛亥夏足疽忽作疏請終制  
 遂罷去既以謝疏字訛華為民公冒暑買車微服就道  
 人亦不知其公為尚書也歸冬十二月葬父尚書公哀

慕不置壬子冬游武夷鯉湖道趨三河經清流縣疾作  
 至上杭舟中劇甚遂瞑目而逝時十一月十三日也又  
 二日抵家又四日復兵部尚書詔至而公已不及見矣  
 公生弘治戊午六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五配張氏累  
 贈夫人先公卒繼孫氏累封夫人子二思任縣學生早  
 卒娶李氏思佐以公廕為國子生娶某氏女二長適都  
 御史莆田鄒公子迪次受福建叅議刘君子某聘嗚呼  
 天下嘗患無人有人嘗患不用乃今有人若公顧又用  
 而弗究不能少延歲月以濟時艱此吾之銘公所以重

有感也銘曰天之生才不能數、惟翁公奮起南服底績徼外威行漠北九伐平邦樞府鈞軸勲耀旂常名流汗竹我思古人疇與公屬文武吉甫詩書卻轂誰寔尼之勿永其祿今夕何夕拊髀頗收胡不愆遺惠戎王國有封若堂寔此良玉我作斯銘以昭芳燭

谿田馬公墓誌銘

薛應旂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冬十二月十三日亥時閩中谿田先生馬公卒是時全陝地震山城傾圮震屋折木士民壓死者以數萬計遠近震驚謂斯文之喪有關於氣運

雖人百其身莫可贖也先是九月初公有疾謝客武進薛某適在陝聞撤棘視師廊延過公里第公強起延見且輿疾送于郭門設席拜別屬為身後之文某謂余未去陝公方壽考何以有此固辭公曰子遂忘吾寄浙之言乎值明夷之象為火地之占宜再玩之遂拜某甚疑焉詎謂不幾月而訃至余亦罷官去矣公之子光祿君希古服公治命齋公門人趙富平所為狀徒步三百里逆余于歸途衰絰顙伏地涕洟必請銘公墓上之君余憶曩昔與公論道白下晨夕比隣唯公信余遂為忘

年之交二十年来南北睽隔数千里余数被譴謫而公  
書問每至每不忍負公之托亦不敢負公之知也遂按  
狀書之公諱理字伯循恬于仕進唯欲明農學者稱為  
谿田先生其先陝西富平孫姜里人也元末有名仕祿  
者徙三原之王村洪武初再徙丁村是為三原始祖仕  
祿生仲良公曾祖也配傅氏仲良生貴配張氏貴生公  
之父江配刘氏貳李氏曾祖至父皆以俱累贈光祿卿  
配俱贈淑人李寔生公贈亦如之江隐居教授行義著  
聞人號為雲巖先生其詳具載高陵呂涇野先生所撰

誌中然則公之賢蓋有自哉公幼穎異四歲能讀書作  
字十歲能文旋又能詩十四補縣學生受于同學生雷  
鳴後雷不第公聞譽日起執弟子礼唯謹三原士人知  
尊師道寔自公始鄉先達王氏端毅康僖二公父子聞  
明礼樂俱屬意于公而公之明經博史康僖則或未之  
逮也時遠菴楊文襄公督學關西每試公即稱為天下  
士於是涇野呂先生尚未及第遂相結會先是關中士  
人多以文藝相高動稱先秦兩漢其以理學相講明而  
結張子厚之傳者寔是自公先輩始弘治戊午公以春秋中

鄉試第四再試禮闈未第益邃于學端毅公著四書五  
經臆見集歷代名臣奏議皆公手正山西李五至三原  
以左道惑衆公即聞于縣逐之出境既游太學典注野  
及安陽崔後渠諸公相<sub>反</sub>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  
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公文以歸及撥歷清黃同事有  
陳情表者傲物使酒衆皆遠之公獨典屢踰月其人禁  
酒改行遂為善士孝廟<sub>王</sub>賓公哭之慟蓋已預知逆豎  
之萌將兆正德初年之變矣昔人謂范文正公自傲秀  
才時便志在天下國家謂公其人非邪乙丑冬公生母

卒服闋踰年為正德庚午秋又遭父喪公先<sub>後</sub>哀毀<sub>然</sub>  
骨立祥禫中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  
預會試安南貢使至京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閩中馬理  
先<sub>生</sub>何尚未登仕籍清曰乃先生不仕進耳非遴選之  
有失也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公年四十一矣復  
上春官公卿以下咸請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公初  
以春秋魁于鄉至是<sub>乃</sub>以詩中會試第九及殿試策問  
太學行義公對畧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

氏所行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伏願陛下惟以聖經為學以堯舜文武為法又云真氏所行止齊子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于慎独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詣大率未精願陛下惟以聖賢為學勿泥真氏之見以失代問之意至于二甲第二識者咸以公不預及第為惜公笑曰王曾及第志不在温飽而理之志則不在及第也君子愈重之是年秋授吏部稽勳主事尋調文選一應銓注陞送郎中或有所上下公皆以義規之一日公疾同寮代為巡風司偶火公曰是安可以累寮友也遂扶

疾赴部聽叅後竟釋之維時郎中與公議論不合公即引疾上疏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武廟將南巡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直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刘太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臬諸君為建嗟峨精舍以居生徒既刘卒公哀慟以謝諸生諸生皆依依不忍散去初公舉礼闈寔黃鞏所取既公與黃同官而公師事之曲盡恩禮及黃陞南大理寺丞後以進表至京病卧朝房甚草公亦遣以領勘合至京聞而亟往視之黃張目曰汝至矣遂瞑目而逝公為位而哭經紀

明文海 卷四百四十九  
其喪以歸甲申公復除以議禮不合廷杖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有莊懌者在正德初附瑾首開查盤草賊至是奏辨求復下吏部看行公寢之諸要路俱為託公、請病求歸內閣遣人謂公曰所托事不行亦得不必求歸也事竟寢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公博訪詳審以定去留時臨穎內閣東光冢宰各挾私忿嗾人論劾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副使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即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生理唐由是獲免魏蕭調用上疏後公猶爭之不置蕭補廣

東魏補河南仍各為提學公之保全善類以扶元氣如此類者甚多丁亥京察公力去巨奸彭澤、雖夤緣入館而心跡已昭卒以取敗是年陞南通政赴任過池河見驛丞貌類黃鞏問之乃其弟也公即泣然泣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為過池河遇叔聞之句丞名肇叔聞其字也或謂主司取人自是其本分內事公何德之深也公曰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是其本分內事子當如何言者愧謝之蓋公之厚于倫理類如此在通政時見本狀赴訴有關於人倫風化者

公反采諭之訟者愧服多勿克訟戊子五月引疾告歸  
辛卯陞光祿寺卿起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率先闕  
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及公至釐革宿弊德望所  
孚雖中官亦無敢梗者人稱便焉尋疏致仕不允癸巳  
秋上病疏獲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卿仍  
以病辭不允赴任踰年公七十一矣引例陳情致仕乃  
得賜歸、即隱于高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  
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固充然皆德容令色亦  
飄然若仙風道氣如是者又餘年而公始告終距其生

為成化甲午正月二十七日年蓋八十有二矣謂為存  
順歿寧者非邪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  
盛之時鍾河華英靈之秀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散氣  
相應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執橫渠以沂濂洛為世  
大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為之學聖人  
者當自量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而即歸、必十數年  
而後起、然於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未如之何  
也公所著有四書注疏周易贊義書經疏義詩經冊義  
周禮注解春秋修義全陝通志詩集文集凡若干卷公

明文海 卷四百四十一  
娶姜氏再娶張氏刘氏生子一曰希古娶李氏生服輿  
公長孫也以公廕授光祿寺署丞希古封如其官李封  
孺人女二一適涇陽張尚忠一適邑人郝夔孫男長即  
長服輿次曰服駘曰服駘曰服駘曰服箱孫女六曾孫  
男四曰驅曰馳曰駉曾孫女四嫁娶皆士族希古  
卜以某年月日墓公于丁村塋雲巖翁之次銘曰嗚呼  
谿翁三秦豪傑一代鉅公文章道德為世所宗其存也  
中原式化四夷嚮風其亡也上為星辰下為河嶽蓋將  
與天地相為始終四尺之封千古之崇嗚呼谿翁

復馬光祿

薛應旂

尊翁豈直閔中豪傑寔天地間偉人也墓石勒銘豈宜  
委諸鄙人憶翁存日嘗以此見托而余即以翁平日所  
言辭之矣執事獨不聞之乎翁平日嘗謂余曰吾閔中  
人甚自知李空同與何栢齋素厚空同將死命其子無  
請栢齋為銘曰栢齋一生清古吾則涉于任俠不當以  
人累文綴栢齋曲筆人亦不之信也王漢陂亦與呂涇  
野素厚涇野既沒其子請漢陂為銘漢陂曰涇野一生  
高古吾則放于聲色不當以文累人綴吾直書人亦反

疑之也僕固硜、鄙人不敢少有恣肆以此誤受尊之  
知然迂妄忤人方且為擯棄將不文累尊翁乎執事以  
尊翁之誤託遂不遠數百里必欲得余文了事而趙富平  
又為執事致詳余見執事之跋跡遠道且感尊翁平生之  
知長別永訣亦願一附名者謹于閩鄉逆旅撰次以授  
未使深愧蕪陋且道途匆促不能發揚盛美尚乞轉致  
三石諸公刪潤庶或可以入石不然置之可也儀幣過  
厚附使返璧不允報甚赧甚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溪

顧行狀

徐中行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箬溪其先蘇郡長洲人也高祖  
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凡三世。世居長洲許墅鎮然  
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化間挾扁倉術行游湖  
間悅長興山水遂占籍焉娶烏程名家楊茂公女即公  
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  
右侍郎楊淑人夢有龍首而麝身者降其室人指曰麟  
也乃產之翁奇之名夢麟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及髫而嗜學絕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為師傅而

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成器獨蚤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計偕明年乙丑登進士丙寅毅皇帝即位詔充輔軒使者纂孝廟實錄於南畿明年戊辰事竣授江西饒州府推官饒故劇郡會守及屬邑令多乏竝攝于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办竝解即老吏吐舌驚服謂弗如也亡何姚源洞寇毒螫數百年虜樂平令汪和勢甚洵御藏馬中賊營壘賊木籍出迎公為練類教諸洋王計無所出公據老卒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蔽明名大起辛未以臺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為衛尉方貴幸睚眦朝著間

而公益以禮法自嚴鈎染之不得寧嘗屬公且疏草自免公故為峻語風之寧心動感公曰顧公為我矣出為廣東僉事嶺東道汀漳山寇起毒螫三省中丞王公栢安栢討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首雷震振温火燒等千四百餘功王公奏聞命下勅報而公必故亂讓功他省不報亡何金璋韓亞颯等寇海上公既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湖廣榔桂寇又繼起公又移兵芟雉之前後獲寇級千餘半歲間三捷捷嶺東晏然于是公武畧遠振咸謂伏波再生矣已卯入賀萬壽至京而江西寧庶人事起乃擢

公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未起訟牒蝟集公乃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拊循不為傳會希合兩臺史噉之撫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事明遂遷山東右叅政連擢按察使右布政公為按察時疏慎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極意經畧疏凡二千餘章其

大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約申明射禮寬軍賤襲替例宦貧不能自還及旅櫬典子孫流寓者竝傳送之華夷無不感悅亡何以母楊淑人喪不候代奔還觸新禁當罷既服除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及諸名公結社菰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為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里外乃以母喪殞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以一青棄之似非朝廷教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公家起再撫雲

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公而時又若早公  
輿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悖不就逮衆方議用  
兵公持不可曰那鑑棄衆滅親直孤歟耳緩之則即就  
縛矣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公卒至則沒  
失一布政徐波石故中外咸服公先見云明年庚戌陞  
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  
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為獄而當時為是三尺安  
在哉乃屬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更定上  
請永著為例時李攀龍王世貞並陸沉署中解所推與公

見其文心異之過請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  
若正始之音殆在茲乎公為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  
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允自外入  
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之甚于門生公自以同年者  
舊不為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噉之乃以其旨授給事  
中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謂鼻癢  
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明年壬子引年上  
復勉留癸丑十二月以三載滿得請致仕為人陰準廣  
顙厚重宏深魁然廟廊之器也然天性廉約戇直不為

安祿養交坐是忤俗蒙訕而中實坦蕩無他腸至經術  
吏事武畧並斤：精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歟而復  
起竟致高位公為兒時即能以禮自防不為利疚自筮  
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独好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  
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于心而  
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  
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郡沈司封桐竝就學焉  
其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社中嘗評其詩  
文似白少傳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龍而公顧

夷然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  
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哢々駕  
說卒至畔去如若輩所為也余嘗聽公長者行三事往  
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  
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公為錦衣時同郡施御史儒  
為中璫構繫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賂  
衛尉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施  
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為排解者備至施竟得出身名俱  
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僉憲嶺南然不令施知也新

安汪太宰嘗與公同官廣東督兵捕寇而往無功公輒推功讓汪、竟蒙顯擢徵入至太宰然公未嘗有德色也其偉度長德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跖襲名揚己者同日語哉公既還山杜門謝外事益以著術自娛春秋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叅韋公商臣監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巖居川观歌詠太平相樂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瘧卒于家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女二長適福建布政司理問吳徵次適江西新喻縣丞潘銑子一思純縣學生不幸夭無子遺腹女

一適太學生朱鳴臯公憐之以族孫嗣衍為後公所著有人代紀惜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書纂言歸田詩選脩查摘錄授時厯法測圓海鏡弧矢美術僧害讀易愚得藏其家嗣衍卜以丙寅十二月十六日啟張淑人壙合窆墓在靈山之麓蓋公所自擇也嗣衍以中行附肺腑之末乃屬中行叙狀中行辱公垂髫知賞附以婚姻銜戢恩遇垂三十年矣即謦咳纖悉靡不親炙而孰習焉第不佞淺陋不能殫述敬詮次平生大都敬俟班馬名家采覽以垂不朽焉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  
傅謚襄毅虞坡楊公行狀 張四維

曾祖謨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曾祖妣張氏累贈一品夫人祖逸初贈文林郎陝西  
扶風縣知縣加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累贈光祿大  
夫柱國少卿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祖妣趙氏初贈孺  
人加贈淑人李氏初封太孺人加封太淑人俱累贈一  
品夫人父瞻四川按察司僉事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卿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

田氏初封孺人加封宜人淑人累贈一品夫人公諱博  
字惟約號虞坡姓楊氏系出弘農之華陰國初有善甫  
者始徙蒲為遠蒲人六傳而至公曾祖謨二子選是為  
留耕翁以積德稱於鄉選子瞻是為舜原翁公父也舉  
正德己卯鄉試任至四川按察司僉事配田氏以正德  
己巳五月二十四日生公生而穎敏讀書能五行俱  
下髫歲即徧誦五經年十三督學使者莆田周公宣一  
見而竒之許以國器十七舉于鄉時嘉靖乙酉也已丑  
登進士授陝西藍屋知縣有才能陞調長安長安附在

省會法利而蠹積素踊難理公勾剗姦狡無能匿毫髮諸舞文胥吏咸惴：易慮居三載道不拾遺以廉介著聞于時唐文襄公龍王襄敏公堯封前後有事西土皆薦其治行第一癸巳欽取詣闕以年未三十陞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奉勅選寧夏軍戍戍陞武選司署員外郎尋實授陞戍方司郎中會肅皇帝南狩承天起大學士翟文懿公奎為行邊使大賚將士文懿薦公叅幕府初至宣大時軍府新變後人情洶：賚金不繼司餉者擬殺其額文懿公難之公曰公奉璽書得便宜從事聞鎮

庫有羨鏹盍徵之以廣上澤三軍大悅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靳之不可予之恐來者滋衆公請文懿坐堂上嚴儀衛列諸番跪轅門詰貴之以相公秦天子詔勞問若等法當傾巢遠迎而逡巡漫渙乃爾諸夷懼服莫敢仰視久乃釋之按其先後至予賚有差諸夷落未至者聞之悔不敢復來見是行也東抵遼陽西及張掖車輒所經且萬里公悉紀其山川形勢地利險易士卒勇怯與夫土俗民情利害欲惡之端咸得肯綮文懿還闕薦公任大用天子嘉之賜以白金文幣時虜勢方熾

其首吉囊俺答以兵威脅屬迤北諸部衆至十餘萬九邊無歲不遭侵軼而山西被害甚酷羽書或日夜十數至肅皇帝以應懲責本兵惟兵所規畫能當上指施行之輒得笑肅皇帝以是知公安南久不庭詔羣臣議行天討日中不決公奮臂揖諸公指陳機宜所在衆遂以其議上比南安獻土請吏公謂小醜以不恭煩王師既服當許自新毋利其土地庶足以服遠人心亡後患隨上善後六事上悉從之公在戎方且八年諸所贊畫龕定甚衆是皆其大者它如修諸邊險阮簡練京營卒格

夫監麥福濫增勇士之請暴總督吳守中詐首敵伐塞木之罪大為時論所推癸卯陞山東提學副使凡校士藝類于次旦甲乙之人服其敏乙巳陞山東糧儲叅政東土錢穀久為奸吏窟諸猾胥率于出納間恣攬冒至不可究詰公乃為循環格歷以十年為率凡錢穀徵輸悉註其月日及費運人姓名一覽其完負具見宿猾無所措手積弊頓清丙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等衛屬番為土魯番所逼入處肅州久之夷落滋衆往與居民相戕殺公曰此地方剝膚害也于

是具牛酒召諸番長犒之且語之曰若輩初來此寄頓耳故無室居無田耕無城郭障蓋計且亟歸也今長子孫矣既不能歸何不為久遠計首曰為計奈何公曰吾欲城堡爾居渠壩爾田釜鉏粟豆相爾窮爾恤孰與諸攘、在此朝夕若不給也諸長咸稽顙曰善唯公命公乃檄副使王儀築白城金塔等凡七城重門巨障水草豐美諸長咸率其部落競去男婦凡三千四百有奇離塞遠者至五六百里肅境一清自亦不刺屯西海北虜歲往掠之甘涼道梗公擇阨要創墩堡設兵守哨行旅

便之涼土沃乃屯田久廢公擬興之召父老問故咸曰甘境三面臨敵墾田苦蹂踐且水渠通淤不時而荒田免科令多不信即一丁受屯田闔室悉罹追呼之擾故官司屢招佃人無敢應耳公乃請于朝凡荒田所開者永不科舊田拋荒者十年外科詔報如擬著為令公遂鑿龍首等渠伐石穿洞委曲達水田所凡開荒田萬餘頃水田且二百頃餘貸牛種子屯丁人爭應佃乃限丁二十畝河西遂無閑田頗稱饒富公又為之具文教奏以巡按御史督學政如遼東例四郡人文至今遂彬、

有聞公簡練甲士嚴明烽燧平居常若虜至虜不得輒  
近塞嘗一大舉入將士奮銳拒之斬首虜百四十餘級  
獲輜重萬計天子賜詔嘉獎進右副都御史賚以金綺  
庶戍丁毋田夫人憂詔以邊功特予祭葬西人懷公恩  
擁道挽車泣迄今家為尸祝窮陬孤戍無間焉方公之  
在肅也咸寧侯仇鸞者寔總兵鎮其地克悖貪狡大為  
地方害公會總督曾襄愍銑疏發其奸鸞被檻車徵下  
詔獄時襄愍議驅河套虜出修東勝及受降三城並河  
為塞鸞乃極詆其非計且生事冀以自解初襄愍復侵

疆議故相貴溪夏公言實主之至是夏罷政府歸分宜嚴相者故典  
夏有郤投指刑官文致曾夏獄坐交結近侍律先後戮于市已焉  
暴起為大將軍克炤甚熾時欲洩憾于公天子察其情竟不聽未幾  
鸞殛死天子乃召公為兵部右侍郎時壬子冬也癸丑轉左奉勅兼食  
都御史經畧薊保二鎮諸所措置凡上三十餘疏其大者若  
潮河川為虜出入孔道其地受塞外諸水匯流入中國  
水濁而悍激蕩巖壑平漫無際板築桃濬俱難為力  
公乃相水勢避其衝射宛轉建墩基以堅石聯絡相望  
矢石火銃相及也自後虜遂不復取道潮河事竣歸天

子命公提督京城九門自庚戌虜薄近圻後都城無歲不戒嚴涉秋即分兵夫守睥睨郊民皇、遽徙其婦避虜奸盜乘之中外惟擾公曰寇至尚須鎮靜奈何無事自撓亂若此遂罷一切守門令而日督兵將入團營練之耳都民大驩其冬詔公以原官提督薊遼保民軍務公以薊保近輔與遼東異禦虜當先過闕次斬獲遂極力為修守計其冬東西虜糾衆薄古北踞二十萬戈甲之數連亘百餘里公環甲登塞陴督將士協力防禦虜擁衆奪墻凡三四攻不克乃併力攻孤山皆驅其衆蟻

附緣垣萬矢注射一虜扳堞上我兵截其腕諸緣垣虜悉震墮虜氣遂阻是時赤白囊交馳至肅皇帝日所不食遣親軍使者伺諸軍戰守狀使者見公露行矢石間晝夜甲不解及將士勞苦狀具述以聞肅皇帝慰悅賜公大紅獬豸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公乃申明天子恩德諸將士莫不感奮勇氣百倍虜守墻下凡八日火竟夕燭天突冲左右無慮數十次為矢石火銃所傷者無算乃引退三舍地徘徊不即去公募死士持火器夜入其營驚之竟夕四五發虜衆相蹂躪衝搏天明始

定遂倉皇而散天子嘉公功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以萬騎入蘭谷公督大將周益昌擊走之獲其首打來孫事有白金文綺之賜未幾天子召公入為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故相分宜公有子曰世蕃者狡黠險賊欲利無厭文武小大吏納賄伺其門如市吏兵二部為所撓久不獲舉其戒公視事所司以故事請公借曰天子命我總邦政若爾則權門司庫吏耳一切格不行凡黜陟將吏咸咨之聞外大臣令自為地方擇人分宜父子滋不悅士有憂國心

心者視公為砥柱丙辰丁父憂戊午肅皇帝復召公為兵部尚書值敵寇大同圍右衛城連月不解督臣以玩寇納侮下獄廷議置代未決上曰右衛圍急其令博往事回部先是奉本兵命以未終禫擬疏辭俄聞後命遂墨練而往乃以疏慰曰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滅此賊以摠國憤上嘉答之因賜白金文綺敵謀公出關即夕悉衆出塞去公以右衛夕久在圍城中樵採路絕士煮草而食忍死固守無二志乃復加恤獎疏褒其守節尚表並陳善後十事遂經畧大同修守要害測敵情預

戰守凡上一二十疏上悉親為裁定不下部議虜去即  
遠公以大同川原平行敵騎飄忽艱于防禦乃聚糧具  
械分布修築公自來勞獎勸之于是築牛心等堡塞墩  
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壕二道各長三十里攔  
馬壕六十四道凡五十日工報竣肅皇帝嘉其功大完速  
降勅獎勵賜以白金文綺隨諭輔臣曰宣大博理已平  
一歲可見凡事無人之效但有一人那得患來又曰博  
盡心邊務方在理中似未冬回部為宜朕意須加以一  
秩乃加太子太保兼右副都御史有敵長哮素者稱

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為地方害公以奇計擒之并斬  
其黨十五人因分銳兵襲擊並塞虜營多所斬獲敵徙  
帳遠去邊警益稀公乃議築翁襄敏公邁達所創大同  
長城乃列上修邊四事大約計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  
十一上覽疏謂其輔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  
四十萬用大不同這妄費全在各鎮誰肯一言及公聞  
之感泣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廷議移公鎮薊上意以  
為然乃詔公移鎮時秋防屆期公聞命即日趨居容道  
中上經畧宣大及時繼理十事既入關乃調度諸將魯

魯聰等畫區分而以副使等官李尚之等監之下令曰  
某月日時各營舉燭舉火為號某日某時如之凡擺邊  
耀武者三自居庸距山海旌旂經千餘里不絕砲火之  
聲遠邇嚮應進塞夷衆奏報諸首時刻不爽諸首皆驚  
終歲不敢近塞上乃召公還部加少保當是時分宜不  
便公入屢沮止之肅皇帝乃特旨召之復特旨貳孤分  
宜濟不憚會浙江總督胡宗憲計擒海賊汪直汪直者  
徽人以販海為業往來倭島中因導為寇朝廷懸賞格  
購之宗憲父事分宜假子趙文華行賂世蕃所無涯量

分宜欲因事候之公執不可請下廷臣議宗伯高安吳  
公山同公議宗憲竟不候分宜父子益憾公徵諸敵邑  
是時肅皇帝久不接羣臣而操下益急分宜內蔽聰明  
外恣行威福犯之者無不齏粉人々為公危公亦知必  
為所陷夜宿外舍以待不測然肅皇帝殊知公一日諭吏  
部朕聞自博入比人日伺邊外未幾戎政缺人又諭兵  
部曰戎贊之用須要如博者會各邊屢有奇捷法當叙  
本兵功公不自言上皆錫銀幣至再由是分宜不敢復  
搆公竟免于禍辛酉一品考績上加其勞賜以羊酒

鈔錠授柱國勲并以勲贈其三代寔異數也伊藩典模  
驕恣不法屢上書多謬罔語上其有異志密諭公為方  
畧令司西安門啟閉及模罪廢及罷尋詔父支正一品  
俸癸亥虜將大舉寇薊謀報甚亟上曰自博入我每慮  
邊務今秋必有擾者早定策以遏之公申飭邊塞使命  
絡繹而薊總督某者殊易虜乃東巡遼陽公拊几曰虜  
氛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不濟顧引重兵去遠徼  
是假之便道也與兒戲何異今茲敗矣日夜十餘檄趣  
之旋而虜已潰墻子嶺入矣虜薄近圻火先燭天內公

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虜尋引去議者咸咎薊督  
輕敵而服公先見云是時分宜先已得罪去位矣公再  
入本兵且八年北籌虜南籌倭心力焦勞日不暇給而  
南北所報功捷無慮數十次公皆推功文武大臣不自  
取為伐乙丑上以公兩考詔再廕一子入監公疏辭上  
報曰茲酬功且用礪世其勿辭丙寅吏部尚書缺上諭  
廷臣令推致公為國三四員簡用廷議首推公遂改吏  
部尚書公辭上報曰卿慎公明銓衡特簡所辭不允未  
幾肅皇帝龍馭上賓矣莊皇帝踐祚公首以錄忠諫舉

遺佚為請于是楊文忠廷初和喬莊簡宇熊恭肅泱林  
貞肅俊劉端毅玉格格懋守謙曾襄懋銑楊忠節最等  
皆贈謚葛尚書守礼林都御史雲同曹都御史邦輔樊  
通政深趙御史錦張主事翀皆拔擢又奏修平宸濠功  
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公論翕然稱之時士習少  
頗以禪解談性命土苴世務幾東晉清談風且奔茲邪  
徑公相標榜肆不知耻公痛裁正之凡壽張者無得售  
其術其風漸熄公以中外遷陟太驟政多苟且乃漸為  
久任法凡臺省有缺則推舊德家食者起用其郡邑長

吏滿考有宜民績則加服俸仍在任丁卯一品三考詔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國朝冢宰九年  
考績惟馬端肅公文升部援以為例公疏言臣德望勲  
業不及文升萬一止進二官臣復廕子臣萬死不敢受  
上察其誠懋准辭廕己己以衆留都御史龐尚鵬有旨  
詰責公乃謝政去蓋是時左右倖臣不便公者有先入  
言耳于是前相與化李公等尚書刘公體乾等及兩京  
科道交章奏留皆不報己而左右讚者得罪天子知公  
無它幸未及起家以冢宰治兵部事公再疏辭上獎其

兩朝耆宿才德兼優仍諭以邊方多事大臣義當急國公不已乃應詔是時西虜納款九邊所防禦薊遼為急公乃奏徵浙江九千人復奏遣清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江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諸薊鎮以實畿左壬申今上登極首召公還吏部人心訢然時公一品滿四考詔賜寶鈔五千貫肥瘠三上尊三十部侍郎奏國朝部臣無一品十二年者上曰楊博忠亮老成望隆中外一品四考勞績愈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眷尋覃恩贈三代如其官初公里居感腰

痛疾尋被詔敷趣力疾赴闕時自念及時感激隆遇矢心圖報不復以身為慮癸酉秋分奉命夕月壇分獻未成禮疾作上疏歸印乞骸骨上不允加贈餼牢酒米公辭益迫切有曰臣有不忍言去之狀不得不去之情臣遭際三朝受恩深厚一不忍去皇上天縱聰明日新聖學臣幸逢堯舜時二不忍去內閣元臣為白侍從時與臣肝胆相照秉政以來杜羣枉之門開衆征之路臣得贊蕩平之化三不忍去臣自筮仕艱關戎馬無病已衰矧復病勢如此一宜去吏兵文武事權臣任兵

部十二年吏部六年久妨賢路二宜去人臣任事全在筋力臣素患中濕腰疼今復手足不仁三宜去上優詔慰苗不允公再疏懇辭上乃許回籍調理令馳驛歸已賜寶鈔三千貫公伏枕疏謝勸上葆願天和緝熙聖學孝養兩宮親近賢輔上報聞且諭令慎加調理以俟召命時公子俊民為太僕寺少卿俊卿為錦衣衛都指揮衛僉事詔皆許扶持歸蓋殊典云公歸未周歲以萬曆甲戌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六訃聞上輟朝一日賜諭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兆域贈太傅謚襄毅廕

一子為中書舍人公豐鬚偉貌揚休玉立見者敬而愛之神氣揚、音吐洪暢好談論每及平生履歷及接人遇事與夫九邊阨塞險要兵馬錢穀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疊、如指掌聽者忘倦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晚年位益尊而立朝極恪慎每朝必四鼓具危坐待漏其寒暑無二其天性然也所著有虞坡文集八卷詩集二卷歷官奏議凡七種共七十卷雜著四卷配公段氏五封一品夫人生子男四人俊民嘉靖壬戌進士太僕寺少卿娶史氏封宜人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陝西鳳翔

府推官娶裴氏繼裴士俊彦官生娶王氏俊卿隆慶戊辰武舉一人管錦衣衛事指揮使娶王氏封淑人女三人一遼州學生景宣一遼舉人馮淪一遼高縣守備孫仲金封淑人側室賀氏何氏賀生男一俊臣官生娶盛氏何生女一幼孫男六人元禎聘景氏元祥聘羅氏元祉聘裴氏元禧聘張氏元祺聘洪氏元祐幼未聘孫女十四人一遼州學生張甲微一遼裴令聞一字洪崇禮一字張定微一字羅尚鉉一字韓煥一字初世熙一字韓燠餘幼太學僕兄弟將以年月日葬公某原勅建塋次乃條

述公世次及立朝行己履歷之詳屬維為狀將祈世名大筆銘諸羨道謹用詮集如左以備采擇云

馮豐陽墓銘 馮夢禎

公諱臯謨字禹卿別號養白姓馮氏世為海鹽之梅園里人梅園在豐山之陽故學者又稱豐陽先生曾祖諱璿初為武德衛經歷有軍功得封父母支半俸亦異數也祖諱金生三子長諱乾即公父後封刑部侍郎公生有瑞徵儀表奇偉五歲刑部君口授大學中庸于膝上悉成誦十五通周易十八以尚書籍為縣諸生有教舉

嘉靖己酉鄉薦明年庚戌成進士官刑部郎三年銓司  
賢公疏公姓名改河道御史報罷又改尚寶丞復報罷  
蓋同鄉某昵于分宜相銜公不一顧陰阻之丙辰恤刑  
江西多所平反丁巳擢江西按察僉事初登分宜相之  
堂、南面設虛席而坐客東西向公不可立命撤虛席  
自踞南面坐分宜相已不平會舍人子者橫里中莫敢  
問公受牒捕笞之荷校通衢者三月分宜相陽致書謝  
而內銜公刺骨時倭事起諸狼土兵從調者所過若掃  
民間患苦之不减倭將至九江屬公攝道令列市如故

而門必貯水無恐兵方道渴既至得水喜甚感謝去人  
服公筭公在官踰年解紛剔蠹政嚴赫然而秉銓大老  
及曹司俱公鄉人知公人謂公必得美擢而公竟徙廣  
東左叅議守惠潮道駐潮州地既多瘴而是時逆賊張  
璉據饒平西聯大埔蕭雪峯程鄉林朝曦號為三王流  
劫開廣賤殺憲臣而外與倭彝及海寇逋逃相犄角分  
宜相謂此足以困公矣時督臣鄭惟怯無意用兵公知  
其不可謀事而守道故事又不得主兵公至姑彌縫盜  
源為內固計今所行條鞭投櫃法公所創也公在潮經

年賊形勢與用兵方畧已了然目中而進賢張公臬者  
賢豪大夫也方起家代鄭見公即詢制禦之策公曰連  
等與倭若寇合則兵不易戢今莫若先赦海寇使得自  
效與同力逐倭、遁然後會兵大征一舉而連等可禽  
也張公然其言亟表公行副使事盡以兵事委公于是  
海寇許朝光林道乾王伯宣者悉為公效命而倭連挫  
宣伯者南洋人機智雄海上呼吸可召千人林許等俱  
畏懼之倭與官兵相持三河日久公密出手書招伯宣  
立功伯宣素享公威信聞命即至公喜降階慰勞立賜

卮酒授以旗牌所將精兵千詭為倭粧夜駕輕艘百疾  
至三河先布鐵鳥菱令死士殺人從山後登遂踞高嶺  
發哨吹蘆倭以為從天而下倉皇驚竄盡觸鳥菱角扶  
傷而戰自辰迄午死者過半遂解三河之圍自伯宣用  
而倭稍辟易可一意事連等矣歲甲子四月集水陸師  
十萬于廣州分哨五合和平詔安二哨為七公以烏槎  
哨居中兼制六哨尅期向饒平師渡程鄉山行七日食  
且盡賊兵守隘師不得過公與數十騎奮而前賊憚公  
威名亟引去師乃得前而軍中洵、言食盡且甘心皆

餉遂逸去公聞之騎迂道至一村落后大呼我馮使君也  
天兵臨賊且莫且破而乏食若輩能相濟乎村民熟公  
德競捐私帑得米數百石羊豕百頭公分遣健卒立赴  
各哨士心大安已公復從三河督餉數百艘蔽江上而  
賊來夫水發火箭火光燭天衆愕曰事去矣公曰無恐遂  
更服從漁舸絕流先登屬一人偽為提兵官持黃紙鳴  
橈伐鼓向兩涯賊呼曰跪聽赦賊羅跪爭獻牛酒犒師  
餉遂得達五月丁亥圍饒平軍于大埔南諸將請攻璉  
公曰不可攻瑕則堅者瑕先襲蕭雪峯禽之璉窘乞撫

公偽許之而陰勒大兵迭進遂擒璉得改元金印一條  
其所斬馘甚夥歸報張公于潮而璉所署偽閣老都督  
某等倡言朝廷意叵測聚衆數千屯據象頭寨其地綿  
亘諸山百餘里四絕中坦有田可耕樹木森邃險不可  
下官兵相持日久張公言非公不能了此公曰諾兼程  
至饒平集諸大家招安旂八令往諭之從者三之二其  
黠悍者登山投石謂官兵無能為公督各哨兵奪其嶺  
斬馘千餘巢穴遂清捷聞公但實陞副使而已初議饒  
平大埔旋師即搃程鄉而師老不堪用于是林朝曦奔

陰那山設備甚固公乃為發家屬還者者若不以程鄉為  
意者令新撫民牽舟行舟出賊中二百里將逼賊巢于  
是朝曦方擁麗人飲帳中公為疾且止密遣所信致賊  
酋二人謂曰若知兵屯境上之故乎為朝曦耳若取朝  
曦來吾官若立解兵盡貸若曹死二酋曰唯唯以是夜  
五更縛朝曦及麗人至三穴盡平是役也公醞釀三年  
出入萬死賴天子威靈督府專任會其成功論賞當以  
公為最不聞茅土褒錫而諛毀垂至公所用伯宣者  
竟以前罪與璉等論死公嘗曰冥冥之中吾負此人痛

哉功成茂之次年三月公以入賀行道遷福建左叅政既  
竣事本兵楊公就見公邸稱公廣事且問年齒默然者  
久之曰開府閩中虛席待矣蓋初擬公南贛或謂公未  
四十而止楊公甚悔之無何公以外艱歸而其御史撫  
廣事論公無功奪職閑住是時公年且五十尚無子角  
中野服寄情煙霞進諸英彥談道論文戶外履常滿無  
幾何連舉二子優游林下幾三十年部院省臺以邊才  
薦公前後二十餘疏公如不聞者也公身長七尺步履  
端凝毅洪如鐘每臨大事安徐自若轉禍為福智筭百

出使公寄鎖鑰握樞管豈令狂敵黠倭得意以譏抑大志未展悲夫公為郎時頗留意藝文與徐子與梁公寔輩遊甚洽已而徙之于學至江西首謁念庵太史日從鄒聶諸先生論學青原山中滋々不休在廣日對大敵死生之際神色如常已脫屣聲利寵辱不驚得深養回此足驗矣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朱氏封安人子二長春暘縣學生側室蔡出早喪次春暉國子生側室彭出女三孫男孫女各一俱春暉出公無恙時營園于宅東官山之陽名曰白鶴又為書院其左列以家祠蓋公精神

所常寄也春暉卜以白鶴為墳葬公而因朱生元弼乞銘於余銘曰梅里馮公勞著粵東屢擯于死卒成大功功大數竒諛人間屢薦不起蕭然巖棲公身可屈公道則申積厚報餘庇爾後人管山之陽土肥泉香我公一坏與天地長

譚司馬公行狀

沈箕仲

譚司馬公者江西宜黃人也諱綸字子理譚之先仕劉宋為主爵都尉行昌者元嘉末徙宜黃觀上刺桑則寔啟刺桑譚氏之族歷世爵與國初有名世隆者則公高

祖也世隆生積生廷用廷用生錫以明經入貢分  
教歸安轉順昌王教授是生司馬公司馬公生而沉雄  
多大畧于書無所不窺然時喜道嘉言而志閒而氣  
闢嘉靖癸卯以儒士舉于鄉登甲辰進士初授南祠  
部主事唯南陵之夢是踐已迺居夫人憂服闋補北武  
庫其遷南武庫郎也倭夷入兩浙轉掠蘇松直薄留都  
城下都人士大駭顧安知所兵乎公即挺身募得壯  
士五百人介而馳之戎軍生氣于是都人士爭目公不  
逾時出守台州則由此選也台東北被海時賊新破仙

居黃巖勢張甚邑屋狼藉流血被原野郡兵盈萬人皆  
選悞不敢一櫻其鋒公蒞郡則慨然曰其奈何令盜若  
是立請于督府胡公簡卒千人日臨試之行陣既閑息  
信大著于是有柵浦之捷賊迫城下則多方撰之且守  
且戰擊其情歸于是有扎嶺之捷賊從象山向天台公  
曰此虛聲也設伏東介邀之三日賊果入伏中于是有  
揚沙溪之捷夫公提千人之族旬日而三摧據賊此有  
勇夫計士扼挽而庶幾廼公方存亡邱孤為民計利便  
日進諸生與之陳說經義戒門者不得斷謁即古賭墅

邵敵方斯茂以過矣督府上其治行第一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波公至立散徵調之卒訓練土著踰月皆為銳士于是與俞總兵大猷戚叅將繼光誓必旦夕滅賊以報天子時督府已計擒王直而有詔并擒毛善善故黜虜其黨精悍善戰多利器初據岑港我水陸兵且二萬相守十月其遜而徙柯撫也諸將更以破巢聞于時憲臣有得罪者是為嘉靖戊午公至寧之前二月也公始破賊于何家磯戰甚力其南援桃渚也日夜馳遁道三百里飢甚因果粃為糧賊聞公至立棄巢遁公

遂趨海門海門當兩賊間幾不守公與戚將軍馳入之是夜四鼓賊果襲西門殺守者登矣公聞喧聲率衛卒而出則章延廩陳其可方裸而搏賊疾斬數十人賊退城遂以全公計兩賊不北走海門則南出深門于是以舟師截深門而與戚將軍疾走新河城遂敗之新河城下又敗之南灣賊潰而西則陷淖澤中殲焉方兩浙之中夷也征發半天下賊數十為輩已即橫行莫敢當胡公以名御史起御戎行計除大憝公又起良二千石竒勲章灼若是倘東南者非兩公其禍何由弭哉何由弭

哉越明年庚申以軍功陞叅政治兵如故又明年辛酉以父喪去官未幾廣賊流入江西則以原官起復公擊之公泣曰是及膚之災也墨緣而往帥浙江直擣其巢已又與俞將軍會剿張璉則旬日之間禽斬張璉林朝曦蕭雲峯等及餘黨盡滅之設平遠縣故賊中自是江西無廣寇之患矣捷聞則有銀幣之賞尋改福建布政司右叅政上疏乞終喪許之其明年癸亥倭奴陷興化則又起復公以原官視師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八閩假之節鉞公聞命兼程而進令戚將軍率浙兵寇

期赴緩與俞將軍期無輕出濬河列柵扼賊于渚林公三旬而至一鼓而盡擒之斬獲二千二百有奇溺死無算獲被虜三千餘人衛所印信一十五枚蓋東南被倭患與化為烈渚林之捷亦前此所未有也天子嘉公丕績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以銀幣已又有福清神前澳之捷有漳浦玻璃嶺之捷復禽斬二千有奇其他山賊楊一蘇阿普廕松山等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公為條上復水寨處兵將等一十二事及善後之宜六事閩中至今賴之然公以不得終父喪居

常含卹至是懇疏補制天子重違其意特許之歲乙丑起公撫陝西未至而蜀妖賊蔡伯貫等連破州縣轉劫不禁丙寅春改撫四川至則賊已平爰度支羅介在川湖是首夷所出沒則移施州衛其地而設隆昌縣于隆橋驛以制其衝及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為龍安府皆得請蜀人以是大德公語在熊過生祠記七月會討逆賊鳳繼祖有功詔賜銀幣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兩廣時則歲丁卯隆慶改元也首討七山諸賊設營扼險越三月召還京尋以左侍郎總督

薊遼公初至即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蓋薊鎮昔為內邊自大寧既徙三衛浸弱門庭之固典虜共一牆耳故公意牽欲以戰為守戰則虜騎我步易見蹂躪行可馳逐止則頓舍則車戰之法宜講也邊既廣延虜怕突入不制擺守之卒迄無固心則增築臺堡更相應接先自固之道矣扎虜長技彊弓勁鏃皆取人三百步之外乎則是無有故南方火攻之具寔中國長技也疏入天子悉如其請于是造七車百乘烏銃佛郎機五千修沿邊壕塹二千餘里敵臺三千餘所遠募南兵大修戰守之

具奏立三大屯營以前戚將軍專領其事薊自是稱雄鎮而東西虜相戒不敢犯矣兩歲中以青山口遼東獲首虜功再授銀幣之賞歲庚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辛未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理戎政如故是年冬以病乞歸明年詔起公兵部尚書掌部事則今上登御之初受知三朝思捐糜不足報祿益壯厥猷一意効忠主上請記僉倖盡法裁之諸所經畧陳議皆足裨萬世治安余嘗讀公前後諸疏皆慷慨敢任曲中事情昔辛未之警直請之

身當黃花為京陵扞蔽一何其意之烈；視死靡二也是冬宣大貢市竣元年廣東盜平首功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二年四川蕩平都蠻六十餘寨首功四千六百有奇北三貢禮成東討平逆首王首功一千一百有奇三年東有平虜堡之捷首功二百有奇于是公受銀幣之賞者三廕子入監者二陞俸者一加太子少保賜蟒衣一襲主上方倚重公也迺公一旦卒不可起矣嗚呼傷哉主上重恤公卹典有加；贈太子太保又以部臣請追叙羅旁之功臣與一子錦衣衛世百戶謚曰

公卒之日萬曆丁丑四月初三也距其生正德庚辰七月廿一日享年五十有八公父公以

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母王氏先兄經為武

定推官祖母氏俱贈夫人母羅氏生公封夫人初娶

饒氏卒贈夫人子三長河圖聘臨安府同知劉應明女

次洛書聘光祿寺署丞劉森女又次洪範聘舉人李希

哲女女子二人一適 守備陽早饒氏出一尚幼與

三子皆側室楊氏出公同母弟綵者廩膳生以公廕為

右軍都督府事庶弟綺五歲而孤公撫之俾有成今為

縣諸生公自號二華先生所著有奏疏若干卷交卷傳

于世史氏曰余蓋數望見公云公若温長者而其

中恢乎大也執籌計天下利害所懸無論兵戎夷蠻

情偽形勢險易指掌睹矣即錢穀刑法諸瑣屑禮儀因

變盈縮掌故所載謠俗所合不合有不犁然具者邪余

惡睹公之涯際也及其嘆下士片善不捐斯有味乎

翕受之指矣余又觀古今文臣多不知兵知則多不能

身履行間公大小身經數十百戰方新河之役安所從

求贊水者幾滅頂矣人材兼量誠難公勲名滿東南其

經營西北尤多石畫烏復大寧西稍移鎮偏頭庶幾公志哉悲乎公今死矣抑公所最難在讓渚林之功倘公不得十日破賊則前撫君何所藉口終以免戾乎若夫孝友篤至謹于進退之節口不及私尤多古大臣之風烏余重悲公之死廼為論著其大者如此俟當代宗公得有采擇傳諸水永云

張歎齋墓志銘

羅先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閣八黨當是時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閣者密泄之竟敗計不

四年而閣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詹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願命大臣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刘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頌降禮屈辱且為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于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于瑾已伏誅之後惟其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為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慕其人必以為

雄傑偉特性梗棘不可近自余見其退休時拘儒生  
布素徒步道遇之不知其為貴人方欲相從問當時忠  
定伏闕始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  
再見卒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析  
地今為峽江縣人祖某父某歲貢為蒲臺教諭以貴封  
御史公為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壬戌第  
進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為御史出知徽州府宸濠  
反言者過計恐脇公家取道于徽請改杭州公方誓死  
守要害斬賊問謀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徽人之思復

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徽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  
進布政司右叅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所至皆有  
可述不獨論輔臣一事而已初為福州習吏事嘗奉檄  
訊縣尉獄尉貪而昵于清戎御史御史右之不為聽按  
閩者數論薦之及為御史論輔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  
林公俊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得削俸于是益感激自  
效當屬草未嘗一遜人其採竇明諫馳馬兩事尤為人  
所誦竇明刑科給事中也嘗以言下獄公論採有言曰  
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

善遇之則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群盜未平災異迭見雖夙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奈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婉致明竟以是得釋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岫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有言

益無害也且備不虞猶惧有患奈何乘危冒險輕萬乘之尊乎况皇嗣未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臣欲以一言悟陛下雖獲罪以死無悔也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陽補徽郡能以簡樸為政比改杭適武帝南巡使符絡驛在道必出杭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徽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徽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為憲副杭私喜猶夫徽之慕加于昔也公在海道倭人爭貢寧波城下誤傷居民事旋定公且去為叅政擢右轄當道責其

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號闔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居絕泛交無公府之謁泉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為之傳於乎昔之侃而直者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歿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沒之明年徽人都御史汪公元錫追慕之致詞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公佑檄有司歲時禮于鄉賢祠中公娶胡氏贈孺人繼吳氏封孺人皆無子一女適太學生李

一德同居兄弟之子為公後者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墓公水東某山蒲臺公墓次癸卯一德奉尊君僉憲公所為狀來徵銘於予公之疏傳矣吾何愛于辭銘曰繫古有諍天子是憑自彼檢人乃以禍懲持顛扶危彼相有覲邦之司直在公其選一言為智矧惟其多衰如莫聞國將謂何不遠厥猷亦職斯故公寧無歸胡是弗悟于牧于藩考素之履世云不死豈必孫子孰全于默孰毀于剛元迷厥方尚卜公藏

公諱翺字九臯姓王氏其先世家灤州自公之父避元  
 季兵亂徙居滄州之益山故今為益山人公生有異徵  
 氣清質秀甫十歲能讀書父即勉以仕進克自勤厲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

墓文二十二

名臣

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

忠肅王公神道碑銘 彭 疇

公諱翺字九臯姓王氏其先世家灤州自公之父避元

季兵亂徙居滄州之益山故今為益山人公生有異徵

氣清質秀甫十歲能讀書父即勉以仕進克自勤厲學

遂有成永樂乙未登陳循榜進士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寺正因誥誤左遷行人司行人宣德丙午用廬陵楊文正公荐陞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任風紀者多事矯激惟公謹重達大辭上下賢之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政不苛刻吏民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法能聲大著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為患命將往征以公叅贊軍務公欲懷以恩信有來降者即以所賜白金寶楮易牛酒犒之番酋酋已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

八寨邊境以寧辛酉出鎮陝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為憂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叅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咸股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堠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之感激其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閔邊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

判曰甲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  
璟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  
丁卯率師出境破敵有功陞右都御史己巳陞左都御  
史是年秋虜敵酋長也先分衆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  
以困之賊乃遁去公在遼東十數年勤訓練廣儲蓄率食  
足兵強為諸邊最其拔用將校如施聚焦礼輩皆以勇  
畧知名亦非他邊所有也綏懷東陲女直恩威兩盡往  
來朝貢者無不惕威而感德景泰壬申召理都察院事  
尋加太子太保會廣東西賊寇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

望不即捕朝廷命公提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撫諭蠻  
夷向化思恩知府岑瑛土官也屢有勞效或疑其反側  
公令瑛領兵屯桂林廳調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職  
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端  
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思得剴明果斷  
者以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夫  
以得人相慶乙亥公年踰七十乞致仕不允已而乞歸  
展省又不允命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西蓋以慰其心  
也公掌銓衡子三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寔而于抑

僥倖杜請托尤嚴遂法為之一清天順己丑英廟復位罷舊官僚公上疏乞致仕南陽李文達公言於上曰王其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篤己而文達被譖黜公力言其淳寔可用以故文達復被寵任焉當是時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玆為錦衣衛副千戶而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綉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有出他人荐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

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己秋加太子少保甲申今上嗣位賜銀五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雨雪免朝參乙酉春復加太子太保公年雖高精力如少壯人然無歲不引年致仕且蒙優詞褒答勉留不果行丁亥公有疾上命中貴挾御醫往視并致白粲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請益懇切上不得已久之居數日遣中貴齎賜勅諭并金織衣一襲銀三十兩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于京邸距其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上聞訃嗟悼贈特進光祿大夫

太保謚忠肅遣官諭祭營故給驛送柩還其鄉以卒之  
明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原曾祖進昌祖大老父得林俱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徐祖妣劉妣  
張俱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累贈夫人次張氏  
亦先卒子男一即玆也女一適河南叅政賈傑孫男二  
長田次隣國子生孫女二曾孫男女二公天資仁厚操  
履端方居官涖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待人外若  
嚴毅而中寔寬和好惡所加善者悅而惡者不怨論事  
語簡而質是非確乎不易持己廉潔無私而自奉

甚儉薄自初仕勤勞于外與晚處廟堂皆然未嘗以壯  
老異心忠君愛國之誠愈篤不懈真厚德君子也蓋無  
愧于古之大臣矣大宗伯姚公狀公行狀詳且寔矣公子  
玆欲列石于神道請予文之予素敬重公苟可以焯德  
信後義奚容辭銘曰有美王氏世居于際積善秉義隱  
處是安避兵藍山遂定厥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華其振  
伊何自公特起降誕之祥虹光兆異乃勵儒業乃第科  
名荐歷顯位駿望鏗鉤公出四方憲度肅清弊革利與  
兵民攸服其在中朝恪秉銓衡賢才彙進治道乃成公

何能然惟道之進惟公惟廉惟勤惟慎公以接物繩直  
準平廉以律己玉潔冰清勤以莅事夜寢夙興慎以存  
心晨惕夕兢祇事五朝始終若一為國元老為士矜式  
官躋一品壽踰八旬推今較古如公幾人公今往矣疇  
不嗟悼匪私于公惟德是好激海故郡高墳我于乎  
忠肅千古不磨

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靖遠伯王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太原人自秦漢以來為將

相者踵接蟬聯族遠而分世次莫可考後有宦遊雲中  
者因家宣寧即公所自出也魯祖守道克世儒業祖思  
宗仕元保定高陽尹父成以宦家子留居于東鹿呂村  
里入國朝遂占籍焉成以讀書力農為務里鉅族程子  
晉見而賢之妻以愛女是為公之母夫人也公生而岐  
嶷警敏年十三遊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  
以遠大期之永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  
敢言嘗奉命出鎮山西奏蠲徐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  
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奸盜風紀肅

清入為順天府尹弛張得宜畿內稱治宣德丁未陞行  
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体正  
統丁巳北將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  
甚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從事公至稽閱邊備  
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  
朔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  
敬即斬以徇曰自今畏縮者視此一軍震慄失色簡閱  
戍兵以甘州戍兵既濫乃定為去留使相更代於是兵  
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虜嘗入莊浪公遣兵授以方畧

使擊敗之虜乃引去及公還敵復窺邊公馳赴甘肅遣  
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  
見也貴感奮追敗敵衆於石城兒泉公計敵勢強盛不  
一大撈刈無以示威既諜知敵部落所在復以貴為先  
鋒持之自牽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西刻期夾攻  
轉戰二千餘里俘男女二千餘口敵兵走死西陲以寧  
捷聞上遣中貴勞以金幣命兼理大理寺卿友二俸明  
年還京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邊命公總  
督諸軍征之陞辭賜金甕整細鎧弓矢蟒龍緋袍以寵

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為拒公益麾兵深入破連環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死者十餘萬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韋郎羅僭稱廣新王命公還師勦之至是公還雲南計曰此不足以血吾心當以謀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將軍至矣

賊儻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禍福兩仇乃釋凱旋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勲柱國賜誥券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聞麓思任發羈于緬甸復以公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春西赴寧夏甘涼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其於守戰攻擊俱有方法虜

聞風畏避不敢近塞戊辰春賊孽思机發復挑孟養跳梁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柵兩岸以拒公作浮梁渡兵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三柵拔賊孽殲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苗蠻富者偽稱刻平王別將屢征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搃兵致討卒檻送京師餘黨悉降公還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委公鎮守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撼以流言乃解机務就閑天順元年春上復臨朝召公便殿慰諭以勲舊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軍

政脩明賜金織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解部事從之特免常朝賜誥加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勲爵世襲如舊而寵遇益加隆焉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謚忠敏公初娶張氏生二子曰玉曰瑤俱早卒繼娶劉氏子二人長曰瑋廕襲次曰珩勲衛義子曰祥以征南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子扶柩歸東鹿以是年七月某日塋于邑之平原祖塋禮也公天資沈毅識量宏偉有文武長

才遇事剴果剴煩治劇不以為難行師征討用法嚴明而料敵制勝雖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即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之偉人也然所稟尤稟年雖高邁精力踰於少壯疾且亟神尤不亂遺言托冢宰王公狀行而以墓志屬時：謏才穉筆曷足以公不朽公既有命庸可固辭銘曰天祐皇明輔以忠良修文立武咸展厥長於惟王公挺生冀土川岳孕靈才兼文武早遊藝苑被服詩書乃登黃甲給事鎖闈流譽飛英踐敷中外爰陟司馬式

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提樞軸潛幹化均視師三邊程勇戒怯兵將力齊虜聞震疊其有狼噬輒稱以兵馘強俘弱西北用寧蠢尔遠夷敢為民毒帝師命征惟公搃督建牙秉戮令一而嚴兵威遠震如火師炎挫銳推堅勢同拉朽止弗窮追懷以仁厚彼昏不知伺間竊發公而再往根株悉拔和風甘雨妖瞳廓清西南萬里同我太平惟帝念功官賞自懋列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貌乎無倫名照宇宙允為元臣天不憖遺而遽不起山頽梁傾朝野哀止爰稽聽烈著于幽堂於千

百世赫其有光

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墓誌銘 謝鐸

弘治辛亥夏六月十有七日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卒  
公得疾甚暴予亟往視至中途公訃已至乎痛哉先  
是予蒙恩休致公悵然不樂且期太宰陳先生師召邀  
予徧游南都諸名山以別蓋予自謝病來與公別者十  
餘年乃今始得一會詎意公方恨予之別而予遽以哭  
公也哉公卒之明日予既三往三哭之乃與其子備商  
葬事遂謀所以銘公之墓不得以不能解於乎公其止

是哉公諱曜字孔昭後以字行更字世顯別號定軒姓  
黃氏其先昭武鎮都監緒避五代之亂徙居黃岩洞山  
今分屬太平公以其地隘不能容始再遷舊邑之西而  
定居焉曾祖與庄不仕鄉稱長者祖諱禮遐號松塢性  
稱介鄉人服其行義無異詞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  
郎父諱彥俊以正統丙辰進士擢兵部職方主事其操  
其才人猶至今稱之累贈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母  
金氏贈淑人公自幼穎拔屹然如成人未弱冠職方公  
即世扶伏歸塋撫其弟妹益篤初以明經舉不合乃退

而為縣學生刻苦問學公辱與予友予少且劣日追之日見不可及未幾領丙子鄉荐登庚辰進士第擢工部屯田主事屯田號濁曹公稍持以正顧為其僚所怨嗾惡吏誣毀之公雖不之較然彼竟坐是落職而公之舉亦因以起尋迁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文選郎中在職守法據例不示恩不賣直凡所舉錯不獨人莫之或不敢雖之人亦或以公為辭而若有所憚每公退輒過予望而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終始一節不少變後先在文選者

卒驟迂輒敗至或并累其上之人為天下笑公循滿考始擢右通政又五年乃迁今職公既去吏部久人益思之大家宰王公兩以公與今亞御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不前果然物論在人駸未已要皆以鈞衡望公也於乎詎其謂公而遽止是哉公生宣德戊申迄今享年六十有四而已配蔡淑人已東知縣思之女子男三長即備次偃嘗聘子女俱夭次佐亦夭孫男五紹繹館約紆備以辛丑進士為工部主事實克公吾台父子祖孫相繼登進士第者亦惟公而已公讀書不事章句往

往能窮前人所未至精思之餘下筆沛然而尤長于詩  
與吾叔父王城山人慨詩道中絕將力振之有定軒集  
若干卷藏于家性恬靜寡嗜好平生無所苟取而亦不  
以一毫苟費雖官至三品居室服食無所增惟事閑倫  
理則倦、每欲自盡以舊宅之直讓其弟以餘俸之金  
周其甥又嘗謂予吾族貧甚且不知學先職方有田若  
干吾將以是終先人之志立義塾焉乃歲出束修若干  
為之兆初公為主事時憤慈懿太后山陵事輒草疏數  
百言示予將上之會事定乃已未幾為會試同考有權

要子暮夜來謁公叱去之終其身不與語今年春大臣  
復以例當舉官公舉金華章德懋於是德懋謝病而歸  
者幾二十年天下皆知其賢而卒莫之能舉凡此皆足  
以見公之大者蓋公晚歲雖寬厚有容與世無忤而剛  
直之氣人固有莫得而測之者予交公久知公最深因  
為之銘銘曰豐而譽困而遂不矯以躡盱以覲安吾常  
以聽其至吁嗟乎我銘不愧尚後之人以考德論世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楊公神道碑銘

王傑

憲宗皇帝臨御之日遴選文學侍從之臣既自擢用之

而尤簡其質重才良博雅有道術者兼任東朝官職俾之日侍儲君以講明義理輔成德性以期他日嗣守太平之業其寄任之專責望之重謂非賢不可也古人有言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故吏部右侍郎楊公在景泰初以涪省第一人發解明年辛未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天順戊寅授職編修與修大明一統志癸未禮部會試聘為同考官成化初開經筵以選為講官有白金寶鑑文綺之賜丁亥編修九載滿陞侍講踰月英廟寔錄成陞司

經局洗馬賜白金三十兩綵幣六表裏戊子謁告歸省辛卯主考應天鄉試壬辰遷侍講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修宋元通鑑綱目未成聞母太孺人喪上念公侍從久特旨遣官諭祭庚子順天鄉試復為主考壬寅今上出閣公侍講讀文華大訓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賜楮幣千貫丁未陞吏部右侍郎戊申纂修憲廟寔錄為副總裁己酉七月辭部務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典史事蓋公在先朝不出木天石渠者三十有七年吏部雖嘗荐公為祭酒在廷大臣又

嘗合辭舉公入內閣皆不果用後雖稍遷詹事六年而  
遇今上登極始有吏部之命初當道猶擬公南京吏部  
上覽疏取御筆去南京二字左右謂吏部右侍郎劉宣  
故在上曰劉宣轉左比公再上章請解部事皆不許既  
而章三上辭益懇始許之觀此則先帝之盡用公與今  
上之果於簡用而眷遇之其意固各有在也奈何天不  
假年不臻柄用以大展其經濟之才非命也夫公諱守  
陳字維新鄞人也自其遠祖仁爽以來十世居鄞之鏡  
川大父棲芸先生潜心理學遠宗楊慈湖廣東發諸公

卓然為時名儒父自懲為泉州司倉以公貴累贈翰林  
侍講學士母張氏贈宜人公在妊時母嘗夢大星入懷  
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為異八歲入小學  
已敏慧絕倫讀書目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能作詩文  
下筆有驚人語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詞為能而以  
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又題  
銘于牖以自勵比登第入翰林學益進文益奇議論益  
醇正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書說命篇有  
曰明君圖治嘗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

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  
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  
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  
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  
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悉耳目所娛窮心志所樂而深  
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事付宰相  
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為惟寵嬖艷者乃啟祿山之變  
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  
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

宗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  
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耳聖狂治亂之異端繫於此上歛容聽之  
大臣退班相語曰真講官也至於應制詩文亦不忘勸  
戒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  
中故亨泰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  
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曰不作無益  
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  
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

他學士曰萬一天子過聰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會  
有詔議祧廟公上疏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而宗有德  
我太祖皇帝有大功於天下當為百世不遷之祖今憲  
宗升祔宜併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  
祧盡太祖居初室四時享祭正位南嚮三歲一祫則德  
祖居南嚮之位各不失其尊廢無悖禮時禮官以定議  
九廟以德祖為始祖不祧第祧懿祖而一歲一祫不盡  
如公議然知禮者躋之成化改元正月公上講學聽政  
之疏其畧曰精一執中此堯舜之德於內而為出治之

本也明目達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而為致治之綱也臣  
願陛下遵用舊制開經筵以講學御午朝以聽政一日  
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力行堯舜之  
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宿弊可革善政可成而唐  
虞之治可馴致矣反覆數百言於正心修德保邦致治  
存天理遏人欲親君子遠小人凡有益於天下國家者  
靡不詳盡而辭極剴切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  
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某奏制輟可至於作史其  
予奪一出於公書法一以春秋通鑑綱目為準公謂古

人云國可滅史不可滅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祖靖內難其後史官于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當時朝廷政事與忠其於事者皆缺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是宜改正前代人臣章奏雖不報者猶書近時留中之奏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凡若此者數事章未及上而公已屬病識者尤深惜之己酉十月太白犯進賢甚急占者云賢人厄既而公卒於是月十八日蓋其應也春秋六十有五上聞訃嗟悼贈禮部尚書賜謚文懿命禮部

諭祭工部營堊配丁氏邑名家女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宜人時節入朝賀兩宮加賜賚貴富矣猶日課諸婦習女紅不輟教諸子勤問學以至於有官於朝猶訓飭之使無忘儆戒宗姻外內頌其賢年六十四以庚戌六月十一日卒其年十一月六日與公合葬玉堂山之原三子茂元中乙未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茂貞早卒茂仁中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孫男七美珩郡庠生美璜美琚美璠美瑤美環美瑜女三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于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

確義禮論事是非曲直則侃々劉直雖壯夫不逮也嘗  
被命教內侍省嚴立矩範無少假貸教成多去為近偉  
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  
之公勤學喜讀書過有所得即為諸著蚤歲嘗作五經  
四書私抄叙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傳註而  
自以所見立說晚年屢加刪定皆擴前賢之所未發而  
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  
專門易學蓋公既得之棲芸而遂以傳之弟子若公第  
三人並舉進士守陞亦魁浙省歷官翰林侍講春坊諭

德守隨由應天尹為廣西叅政守隅工部主事文學政  
理爭爽競秀而茂元茂仁猶濟美焉公為文舉筆立成  
不煩宿構詞雖閎博而卒澤於理詩尤渾雄流麗然不  
戾于雅正四方求者接跡戶外公應之不以為瀆也其  
所著有晉庵鏡川東觀桂坊金坡銓部諸稿藏于家公  
疾亟語諭德君洎茂仁曰吾學至為君子仕登三品年  
邁六衰夫復何憾惟新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棲芸先  
生未及封汝曹其勉圖之又曰吾所交皆文章鉅公然  
知我深者惟冢宰王廷貴我死汝求作神道碑言訖精

神猶耿、喘息漸微、瞑目端坐而逝。公卒後，越月，茂元  
犇訃過金陵，以公治命告予。既而諭德君遂以公行述  
來，顧予何人，乃敢承公之託耶？第以同年及第同官翰  
林道義相親之日久，公三弟府尹、諭德、嘗同官兩京工  
部，從予受業南雍，而予子叅政沂又公考應天時所取  
士公子，憲副復與沂同年契誼之深，誠無有過于予者。  
遂不揣菲陋，撮公言行之大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古盛時，士方多聞，窮理以學，載道以文。世教日淪，俗  
儒滅裂，學殖將落，辭有枝葉，有煒揚公。越產竒才，夙承

家訓，茂擢倫魁，繼登甲科，列職翰苑，更事三后，荐沐天  
眷。今皇紹統，信任不疑，曰予舊學先帝所遺，公感知遇，  
誓竭忠盡銓管，稱平論諫，無隱春秋之筆，周孔之言。總  
裁國史，勸講經筵，道合議從，秉用伊邇，邦國殄悴，而公  
已矣。訃音上聞，當宁興嗟，寵終之典，視衆有加，感恩未  
報，公有遺恨，易箒之言，以嚴厥胤，有弟有子，世學世科。  
三鳳二雛，踵接肩摩，諸孫振、亦復穎異，世德方殷，其  
承未已。公雖云亡，簡編具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公亡  
無何，宜人奄逝，淑德令儀，殆不勝紀。玉堂之山，有封若

甲子文海 卷四十五 十一  
堂既固既安雙壁共藏墓門有石過者必式公有治命  
予無愧色

謝文肅公行狀 黃綰

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少穎敏能為韻句  
年十四其叔父逸老先生授四子毛詩輒悟大意將冠  
遊邑校與綰先大父少司空友大父樹立堅持罕比獨  
與砥礪慨然以古人自期天順己卯癸解第一人甲申  
登進士第與今少司師長沙李公大司馬華容劉公同選  
入翰林為庶吉士益肆力學問學士永新劉公莆田柯

公典教皆深器之成化乙酉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賜  
銀幣陞俸從六品癸己被旨校通鑑綱目先生因指歷  
代得失為疏數千言以進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  
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政治因論時政之失宜求  
賢講學見諸行事不為二君之徒好甲午被旨入讀中  
秘書條上西北備邊事宜畧曰河曲一方近失聲諸國  
倚伏窺視夫大河為關輔之限而投降東勝又大河之  
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其何能及况綏延經榆林至寧  
夏二千餘里列堡二十有三馬步軍二萬三千有奇老

羸半之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東自孤山柏林諸堡中自平夷懷遠諸堡西自靖邊清平諸堡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諸處莫非敵入之路朝廷久為搜套之策疑而未決及此無事正宜蓄兵養銳于大同寧夏以為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守其不攻者策之上也又曰今用將帥皆晚唐之債帥也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克捷者士卒而賞歸權勢剋滅之暴辦納

之艱怨塞胸腹得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工可用乙未秩滿陞侍講入預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庚子丁外艱再罹內艱守禮如古壬寅終制謂人曰初心冀祿為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明年癸卯吏部趣起復堅以疾謝捷門讀書暇則侍逸老登眺方巖雁宕之上仕進之念泊如也孝皇初親廢政于是廷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錄詔起之先生未決大父與長沙公貽書來勸遂行入朝供事兵館書汪直王越開邊事最直庚戌陞南京國子祭酒以廉節為教士皆刮滌

有以請托自愧者又疏工國學事宜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厯其論祀典畧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瞻仰教化之原龜山楊時程門高第寔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闢足衛吾道而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吳澄生長于宋而顯于元夫出處聖賢大節中外古今大防身事三姓跡其所為不及洛邑頑民願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無惑况二人皆太學之師其于廟祀黜陟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疏請致仕不許明年辛亥仲子死先祀無托遂致仕諸生以狀厯部臺請苗于朝

先生嘗抑諸生之納粟馬者至是舉則多所抑者一時薦紳榮其歸皆祖于郊外家居幾十載惟讀書求志日不少懈勢利一毫不嬰于懷天下之思其人想其風者皆謂可望而不可即而薦者益力孝廟于是深知先生欲大用之戊午會國子缺祭酒吏部以先生名進上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兩具疏辭疾長沙公在政府貽書諭上意乃行次越得疾徑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投台州府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府言當速

起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急遂行至京  
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其為教如在南雍時地震詔諸司言事因上章論維持  
風教四事而論黜吳氏及納粟馬之害尤切連疏乞致  
仕六館師生上章乞由廷臣吳世忠張芝吳舜荐益力  
被旨不久癸亥上命會緝通鑑綱目并續編為纂要先  
生為潤色官論黜晉隋元之統說皆有據任職三載念  
祖母趙氏守節未白俟滿考請以本身誥命易為趙氏  
旌表例死者不旌上特破格行之仍給誥命既而復疏

乞致仕半歲之間疏凡五上辭署印至再四上皆以溫  
旨勉由又不能奪方許養疾命驛歸俟疾愈以聞正德  
戊辰吏部上其名會權奸用事遂令致仕先生歸六歲  
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六正德庚午二月二日也有司  
以聞贈禮部尚書諭祭賜諡文肅命進士桂萼治其葬  
葬其里賜舉大夢山之原先生性孤介簡朴無華節操  
堅勵慎取予有防畛晚始寬涵有內容居常坦々雖庸  
人孺子得親之及遇事則斷々一定不可奪志恥溫飽  
布素䟽食將以終身嘗曰吾無他長惟安分知止而已

故其生平不吝義退不榮倖進其進也反屢辭免至不  
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已奮而決去此其出處大節  
本末甚明夫豈偶中倖致者前時學士大夫務希世進  
取巧躋捷攫揚、得計由二三君子天下乃始貴名節  
尚廉耻嗚呼先生志不究才不盡用澤不加于民惟流  
猶踈動後世先生之功可少哉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  
之輸常為祭酒故有先生獨不然盡籍貯于公不私銖  
銖乃措之廢墜如南雍構二樓度故典刻板北雍增號  
房寘官廨修文廟開廟前衢奏均屬官與諸生之貧者

有餘貯之以需會膳之復行諸生之館用賂教官謂之  
班錢為禁止之又捐已阜銀以賑教官之廉者平生不  
喜與內侍往來在纂局有內侍之執權者每設食恭禮  
丐一言不可得見義必為先公有遺田若干畝斥供先  
世祠墓祿食稍贏輒買田代之分給諸弟置家塾資宗  
族貧塋又買田分諸姪而又勅方巖書院築牛橋聞與  
調親故婚喪患難之不贍者鄉郡先哲行義著述靡不  
蒐輯表闡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未嘗不感慨深嗟  
而掩袂也于書無不讀其所為文甚多尤長于詩蓋其

或求其相繼之老居由里有以備樂每聞朝服

精識絕人論議歸于一是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及文集詩集論諫錄總山集百餘卷先生裔出晉康樂公宋經畧使鞅始遷黃岩縣學西元末孝子溫良再遷桃溪今隸太平魯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即節婦考世衍封編修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贈淑人從叔父省寶慶太守所謂逸老先生及其弟王城山人續皆以學行重于時先生娶陳氏繼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與仁與義皆夭與寅側室焦氏出女長聘綰叔父佺俱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祚與義遺腹子以蔭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綰竊惟早歲受業受知先生特深世契尤篤非綰無以據其詳故必祚以遺行見屬義有不得辭者謹為狀以告立言君子庶先生大節百世之後有考謹狀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呂原

公諱楷字式之世為寧波慈溪人曾祖好古祖叔皆有隱德父惟哲及從父咸以能詩稱惟哲以公貴贈監察

御史母毛氏贈孺人公少穎異書一覽即成誦年十四為邑庠生習詩書兩經又習通禮記甫十七中鄉試登永樂甲辰進士第例賜歸益肆力古文詞宣德初試政兵部以公務詣陝西有能名還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時刑部獄吏受誅繫囚有佯死得脫者事收公劾奏尚書而下十數人皆坐黜越六年考績赴行在因獻頌留候鴻臚寺今上初服乃詔還江寧人有夏三者詭誘鑄工吳謙書牒而用以已所造偽印事覺謙誣服公廉得其實乃以謙罪夏三又有指揮陳旺其養子俊與妖僧構逆

罪當連坐審後係蘇州人幼育旺家稍長逃去且久已因置旺勿論其讞獄明恕多此類正統庚申遷陝西按察使僉事再遷副使董屯田水利及讞案郡縣疑獄咸有成績嘗以地震上事封又上安邊十二策悉見嘉納歲丁卯召拜右僉都御史值畿郡蝗即遣公巡撫所歷授以捕蝗之法蝗為悉哀并奏懲長吏之不恤民者聲望凜然是年延平盜起朝命都督劉聚往討而以公贊其事臨行賚以金綺寶楮公榜諭前途其兵所過民不知擾抵廣信聞賊圍延平急函令善馳者賫榜諭以威信

賊解去尋圍將樂公遣別將由間道襲擊賊敗潰死者甚衆賊首鄧茂七退堡陳山公駐師建寧潛遣兵趨延平用降者為間示以弱賊乃復出攻延平公指授方略命以南京浙江、西分兵伏沙溪諸處而以福建弱兵挑之賊果忿集發兵合擊大破之俘馘萬計茂七死于亂兵茂七扇亂閩盜所在紛起朝廷慮公兵寡弗敵繼遣寧楊侯陳懋等將大兵以往至則茂七已死乃與公分討餘寇公與劉都督自延平進攻石門襲五臺館皆大捷遂入邵武拔峽陽取營觀音山下時賊寨九龍山

嶺留渡溪筏于峽間公夜選壯士三千設伏復遣舟兵溯峽撤其筏且戒曰賊現我營兵少必悉衆來攻當速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果悉衆去至溪澗以無筏奔還而我兵已扼其寨賊窮蹙盡降延平郡邑遂定初處州葉宗留者與茂七同時倡亂朝命都督徐恭往討久未克及是命公與恭犄角還至金華聞恭師次金公山下勢危甚即信道抵其境五寨甫畢賊至公令語之曰吾斬鄧茂七者尔能戰乎否則來降賊氣而去策其必復來預部署以俟明日賊果大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

北賊追逼柵中樹大赤旗伏兵四起斷其歸路一鼓殲之餘留寨轅望風降欵處州復平公初議以賊皆良民脅從者可憫故所至先招後勅全活者不可勝計景泰初開旋嫉公功者誣公以罪罷官歸天順更元始詔公復職致仕明年公入謝時陝西方用師禦虜議擇送臣往佐師以給餉脩騎莫果敵士遂以屬公：往悉心區畫事完召還命往南京莅任又明年冬公以賈表來京卒于朝邸訃聞宸衷悼惜遣官諭祭特令有司營塋蓋異恩也公之生以洪武戊寅三月二十二日而其卒為

天順庚辰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三前配邱氏贈孺人繼胡氏封孺人子男三應麒醫學正科應麟寧波衛撫應鵬率材抱德女二長適余凱次適萬宗希孫男女十有二人公早孤事母孝心地坦豁喜獎誘人之善接賓客有禮而周窮極難有恩義其學自經史諸子至天文醫卜釋老人之書靡不涉獵為文章有古法善行草篆隸尤耽於詩平生吟咏未嘗一日廢口占下筆頃刻立成而後逸清麗新意叠出嘗和逸詩唐音草堂詩餘及李詩古樂府七言律許渾丁卯集高季迪在鳴集本

中峯梅花百味總數百卷餘若輕侯集百琴操出於自  
作者尤多海內之士皆耳熟其名而朝鮮本使往市  
其和唐音以歸其他所著又有四經糠粃大明律條撮  
要武經小學增廣事物紀及孔子聖跡圖贊諸篇應麟  
應鵬將昇櫬歸乃以翰林編修同郡楊守陳所為狀來  
乞銘銘曰哉：四明鍾英發奇是維張公髮岐嶷爰飭  
儒術擢第于時以司邦憲聲華四馳載承天討威彰惠  
施公成進退行藏自怡起佐南臺益將有為溘焉告終  
吁嗟可悲生平飽蓄申以文詩弗亡者存其在于斯

胡端敏墓銘

吳鼎

嘉靖九年秋九月丙辰晦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  
公薨于家天子聞訃輟朝賜謚端敏策贈少保遣官祭  
凡九勅有司營墓墓在五雲山之岡其子純卜十年九  
月癸酉襄事請銘公諱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世杭州  
仁和人祖諱嵩考諱瑤俱贈吏部右侍郎祖妣張氏妣  
馮氏俱淑人公起家昌化諸生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二  
人六年第進士八年授德安府推官十三年拜南京刑  
部主事十八年署員外郎毅皇帝即位詔實授加奉訓

大夫正德二年署郎中三年出為廣西太平知府未幾以母喪去職六年復守寶慶七年擢江西按察使兵備東鄉十年命為福建按察使未拜而坐前告言寧慶人宸濠反謀謫戍遼東十五年起徙中就家拜湖廣按察使旋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今上改元以吏部右侍郎召聞父喪還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徵入五年改南京吏部六年拜南京工部尚書是年秋以左都御史徵拜刑部尚書未上加太子少保左都仍舊入見辭免官保俄改刑部尚書七年轉兵部加太子太保八年得請致仕

已而召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机務太子太保仍舊公固辭不拜而明年薨矣享年六十有三配李氏封淑人子男一純也錄為太學生女一嫁富陽學生何機公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與議軍國事其學務實用凡規為建白具出定見決非偶然者為人廉約剛方遇義不可毅然必達其志不肯養交安祿專心奉上而已然亦坐是寡合遭訛怒初為推官以才節著應風憲召顧拜留都散郎久之得補遠惡郡郡領州縣率土官雅不庭叅公下令延訪長吏土官有<sup>來</sup>謁者推致誠與語

却絕其餽獻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  
騎射良久乃還他日子弟應嗣官者輒為任之良厚由  
是民彞感其恩信唯太平州李璿悖父據印坐法不就  
逮公知龍英州趙元瑤善用兵密檄其捕璿且授之方  
略元瑤乘璿不意猝起師攻之飛炬焚其州治璿走保  
山寨未拔公解衣賚犒元瑤曰以吾衣贖一州生靈也  
寨中兵聞之感泣解散元瑤擒璿及其印章名馬來獻  
公發璿所聚粟以賑被困之民且悉除其租賦一年遂  
能懷服諸彞治聲大起其為兵憲時宸濠反其狀人莫

敢言公獨上疏畧曰南昌失火延燒萬屋基利地便利盡  
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庄田所侵激民立寨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為鈐束問刑叅吏受成而行近者  
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下惧有隱禍多  
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  
者矣寧王自得衛兵以來威勢日橫而上下官司承奉  
太過臣請戒諭寧王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勅鎮  
廵以下官凡王府所委事必須奏可方行庶幾小民有  
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累千餘言不果用濠乃賄

結諸用事者計欲殺公杜衆口而指撻疏中禮樂政令  
不出朝廷諸語為離間親、妖言誹謗奏逮公捕繫錦  
衣獄考掠困篤於是給事中御史交章訟公寃久之得  
減死論及濠反書聞議除公謫籍還鄉里待次今上更  
化首以忠直受知馴至大用矣其自留都召入當路者  
頗有力然公不肯與黨坐臺僅踰月忽更司寇實疎之  
也迨陳九疇獄起人始服公持正九疇為兵備時有禦  
土魯番之功先機梏殺其內應彛人事連故搃制彭公  
澤至是愜人聶能遷上書言哈密不能興復由九疇啟

釁徵陳下刑部獄蓋時有主之者將議陳極刑奪彭為  
編氓公嘆曰使我典刑獄而殺一忠臣吾寧先死乃密  
疏為彭陳申理人為公危之賴聖明感悟九疇得不死  
然王尚書瓊遂主通番以復哈密為任會公拜大司馬  
得竟其事且列彛情變詐非由起釁今圖復哈密無益  
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為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因陳  
轉危為安之策意在勿勤遠畧專撫近邊上悅其言屬  
時宰有所軒輊遂不盡用其策公又疏請增武備足邊  
儲而薦馬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為起馬

都御史吳將用之他亦付所司議行矣桂冢宰詆公侵官疏吳不可用事中止公遂疾求去且以任人之要為上極言之上留公求去益力詔乘傳還鄉里優賜與人月廩未幾上更請用事臣思公強起之公遂稱疾篤然猶勸上圖廣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公所至具有政跡本朝隨事效讜言多不詳紀其大者以銘其辭曰維南有鵠天鑿厥憲乃錫忠貞鎮衛社稷謇言式遏寇賊居東四年罪人斯得以我公歸保乂皇國更踐四鄉文武作憲匪躬是謀嘉猷入獻自牖納忠此

曰黨同違眾匡拂彼曰沽直憂心如惓孰窺其極刺姦若讎體國若子秉志不回誓以九死好爵弗縻捨車就徒高高朗令終足愧鄙夫有蟠名山有折大江有莪茲封與國無疆

都察院左都御史惺菴龐公行狀郭棻

世有讜言直諫之臣而後天下以氣節自植世有宏濟助勦之臣而後天下以勦業自見世有純誠介直之臣而後天下以道德自珍世有論納黜黜之臣而後天下以文章自顯君子修此可與邇世運矣吾鄉惺菴龐先

生其廢幾乎先生諱尚鵬字少南其先文王之裔畢公之子封於龐因為氏至宋有諱晏者由雒州珠璣里遷居南海疊滄是為始祖高大父元曾大父英大父閒樂公弼以先生貴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賓梅公憲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氏封太淑人先生以嘉靖三年甲申正月十七日生是日五星聚姬訾之次七歲就外傳初名諫字懷忠九歲善屬對客有試之曰挿田土女退行還有進工夫應聲曰出塞將軍死戰豈無生富貴時奇

童識者知為大器年十六從舅氏勵養吾學日益進就三水邑試近午納卷令郭公梅奇其文置優等十七歲上書代建洪公垣送白沙祠作養二十一歲試儒士邑令方公大樂太守胡公鳳督學林公雲同俱至第一應本省鄉試未第克順德諸生丙午秋中式鄉試又逾年娶淑人楊氏乃月竹公女也癸丑舉進士觀政兵部從尚書聶公豹講心性之學暇則講讀律令辨析義疑甲寅授江西饒州府樂平知縣樂平號難治甫下車即問民疾苦與當革者首禁兩關格鬪民始不敢爭競立崇

正敦和興賢永新四社學以造蒙士捐俸置田設學約會規以淑生徒又叔宋洪公皓明許公瑗及漢孝女曹娥祠邑人知重忠義節孝先生之力也且持已廉介一毫贖媛不入私囊至猾胥豪族則法繩之不少貸丁已部使者首薦賢能應召入京士民泣留追送三百里為立去思碑是秋改福建道監察御史視視南城時錦衣官校暴橫害民中畏長隨冒魁差役先生悉正之法革火房濫支隨朝之米裁五城派歛公堂之席事似纖細而所關者匪小戊午奉命覈浙直糴餉已未疏劾總督

胡憲宗欺罔不報秋上防倭五事一曰總督駐劄二曰酌派徵分糧三曰禁專泥信地四曰脩要害衛所五曰重臨海府分其防倭法綦備矣庚申延厯事疏叅劾總督胡宗憲鄔懋卿等冒破邊餉語侵嚴相幾中奇禍風紀肅然復疏通變宜民究軍伍軍役之弊請建清遠府治論控握形勢之要皆切時務辛酉春考績封父賓梅公如<sup>其</sup>有官母鄺氏太孺人妻楊氏孺人三月順差河南夏五月抵開封泣試事所錄何洛文等悉一時名士沐梁強宗多撓法首鋤抑之藩封戢貪墨吏望風解印

綬時稱龐鐵面云白鹿見嵩山蔡廵指議以獻先生執  
不可事遂寢冬疏賢否備大察務極精核議處宗室祿  
糧條陳州縣振卹及論左使濫陞廵指風裁凜然壬戌  
春聞賓梅公艱訃即跣出汝南先後文武宴席交際金  
幣盡令貯使司變價支用既抵家哀毀擗哭踰度癸亥  
冬葬賓梅公于近泰山是年刻宗圖以聯族定鄉約以  
淑人甲子指賢建三祠以祀其先夏四月服闋冬補江  
西道御史廵按浙江仍留理大察事舊劄賢否祗批各  
省五花冊報及南科道劾疏黜調無一免者先生言于

御史大夫曰此非宋人所謂依樣畫葫蘆耶何以服人  
當就中選譽望者破格留之其惜才之意蓋殷也乙  
丑四月次南安劉冠李文標流劫郡邑騷動先生畫策  
築土城練民兵以嚴保障復議建大庾學抵浙不踰月  
疏上里甲均平悉著為令節中歲織造以供上方先生  
疏陳利病遂立局以便民省費數十萬修岳武穆公墓  
建孫忠烈公祠在浙多所條陳節冗費以醒里甲查冒  
免以恤竈戶慎廩貢以別人才行條鞭以均徭役其最  
大者初議條鞭之法有司及鄉士夫皆以為疾先達鄭

公曉趙公錦陸公光祖移書力言其便議遂決嚴禁騷擾驛遞南都差官有蹈其轍先生抗章劾大司馬自後通行勘合別省符驗一均裁革首劔豪強無所假借士夫橫縱輒置于法或奏褫其冠裳議處有司延益事宜計靖浙直江西三省礦賊延招劉公幾勦平之屬公紀驗釋出幼小者千餘命至訖處壕境澳夷議節省省兵費又皆桑梓切膚之慮丙寅五月奉勅提督北直隸學校發杭州日父老泣留者數千人諸郡並立生祠百姓爭尸祝之及抵京首言重學校以養人才次言正朝議

以肅綱紀都諫胡應嘉劾太宰得罪先生申揅甚力劾輔臣郭安陽與高新鄭表裏為奸不報隆慶改元糾正百官朝儀復疏言弘獻納以光聖治順服御以重郊禋舉遺佚以借人才劾輔臣以申戇直廣郵典以勸忠義嚴考察以儆官邪又疏言兵部尚書翁萬達湛若水以勲庸道德而贈謚未及張深王漸遠黎貫戴銑薛侃以建言得罪而褒卹未聞題名悉如先生言夏六月侍筵筵預修肅皇帝寔錄冬十一月陞大理寺右寺丞上舉劾疏戊辰覆審罪囚左右寺任意考朴呼號徹天先生

言于堂曰廷尉持天下之平求當其罪而已何筭苦之  
是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山東長蘆鹽法  
兼理南直山東河南遼東保定薊北三邊屯田上諭輔  
臣集九卿科道議備邊長策以修理鹽法復與邊屯為  
第一事廷議推服先生三月立東宮賜贈賓梅公中憲  
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鄭氏太恭人妻楊氏恭人  
是月駐東昌劾內監張恩擅懸金牌馬船假威漸不可  
長由是宦寺屏息五月至淮安請建兩淮鹽運司學校  
復上通鹽法講屯政議處民竈糧差諸疏時巡鹽孫御

史賍贖不明檢舉查覈大察遂罷之張給事淆亂國是  
阻誤邊餉亦以事干職掌論罷而言官惡傷其類遂紛  
然思中之原任三邊總督都御史曾銑訖粟河套殺身  
亡家先生請加存卹以勵忠義且謂收復河套之舉為  
御戎第一義云政暇著復古八議皆以挽流俗矯奢靡  
確然有閔世教又毀鄆懋卿生祠于滄洲以祀漢龔遂  
蓋滄洲乃古渤海郡也秋九月大學士張公居正及兩  
都臺諫論列屯鹽廢置狀事下吏戶兵三部覈議裁革  
督臣獨留先生專理薊遼宣大榆林寧夏陝西甘肅三

邊屯務已已上薊鎮屯田疏曰借征調以實邊塞曰固  
邊防以興農業復上儲養邊才疏請通行指臣各舉一  
人自代嚴申濫舉之罰令勿循私疏荐密雲兵備副使  
張守中以示優錄任事之臣又上脩聖政酌時宜繩薄  
俗正風紀優言官廣忠益伸公論銷禍本諸疏復言世  
廟大禮得罪諸臣盡皆卹錄獨大獄得罪者未蒙議卹  
蓋闕典也且追劾郭武定淆亂國是之罪又疏遼東宣  
大延安寧夏甘肅各該屯田事宜復進會計錄言邊民  
愁苦臣欲繪鄭俠之圖時壯其言十一月次甘州作儒

學記深戒俗學支離之弊是月與提督尚書正公崇古  
搗河套巢穴大捷疏聞朝議邊臣互相標榜故功不行  
庚午春正月至莊浪御史郅永春誣論之疏下吏部太  
宰楊公博抗言先生歎歷中外並著風裁今當疇咨邊  
才難得高新鄭不悅傳旨切責楊公罷去先生落職歸  
里於是兩京九卿科道各會疏留楊公與先生不報遂  
出蘭州紅城子渡黃河而南先生歷述各邊躬詢士卒  
悉諸險要隨筆輒錄作行邊漫紀於邊事為最詳既抵  
家卜築壘深不出城市辛未春正月作師儉堂脩俗譜

家訓咸以為式四月以浙江織造事削籍先是棟解從  
寬或有風者先生曰此舉省數萬金之費活千百家之  
命吾何愛一官卒果如其言壬申著殷鑒錄始以奸邪  
終以災異可為鑒戒拳是見憂世之懷是冬南都科道  
會荐先生癸酉春本省撫按又會薦甲戌春陪推建摺  
鄭陽秋陪推操江冬陪推河南乙亥秋陪推貴州八月  
陪推四川丙子春陪推江西冬十一月以僉都御史提  
督福建軍務兼理建摺丁丑春抵福州先巡摺劉公堯  
誨苦心經畫積餘餉銀七十萬可足三年兵食故先生

得以寬恤奏減免徵錢四十萬按院商公為正同心共  
濟閩人謠曰龐公為父商公為母來我閩中拯民疾苦  
至今頌之不衰上荐拔異才疏舉漳州同知沈植秋七  
月止防汛叙功疏疏舉副使喬懋敬等尋陪推協院左  
僉都御史十月慧星見上疏自劾戊寅春正月陞左副  
都御史協理院事是時執政張江陵奪情起復公移書  
規之曰自古大臣遭喪強留多非出上意自好者不為  
公願為之乎語甚剴直同事閩中給諫蕭公崇業大行  
謝公杰鄉先生宗伯林公濂知江陵必不能容請遣使

使追回不听戊寅二月上考滿疏三月陪推搃督河漕  
恭遇皇上下婚禮成贈間樂公賓梅公如其官母鄭氏  
封太淑人妻楊氏淑人夏四月出福建士民扳苗哭声  
震天八郡為立生祠其指閩時所與者若條鞭法保甲  
法建鎮東衛營房脩洪山萬安江東橋道開省城河三  
十六灣脩龍溪縣儒學定守城及防火事宜刻節約迎  
侯規則酌蠲免錢糧條款皆閩民大利也所革者若庫  
夫斗級舖行官價地方夫坊長管辦十里管徵站銀頭  
戶課殿兵船各澳抽盤解官請托管糧常例橋夫索商

銀皆閩民積害也其禁約則如公差凌虐驛遞站頭扣  
索常規保甲包攬過關錢米衙門坊里迎候春到任劇  
雜皆有功於民崑其奏免則如軍餉餘銀各埠秤稅驛  
遞站銀解部防夫餘丁年例寺田充餉多者數十萬少  
者不下數千皆有甦于民瘼者陳給事叅先生考滿年  
月差錯命回籍聽用蓋同官王某與江陵尼之也部儀  
猶謂其才終不可棄時太淑人病篤抵家逾時獲與永  
訣識者謂先生純孝所致云先是廣中通省均徭十年  
一役凡編庫子斗級站頭即千金之產費于一旦官戶

冒免田錢難售先生率行條鞭法以一年之差分之十年抑且十甲之中止免一甲近來富民免賦役之苦細民無追呼之擾田貴三倍士民咸捐貲為先生建生祠元輔趙公志臯扁其額曰永賴鄉先生有恩德及民而祠祀者宋有崔菊坡公明有先生二人而已庚辰重建三祠脩百可亭其上男二長端業府學生娶周氏太學生周履祥女繼娶陳氏李氏次端穆娶岳州知府霍蓋臣女：一適吏部郎中吳中謙次男庠生吳繼亨孫男五女孫四先是七月斗昏中先生知天文指示家人曰

歲星在南斗予命登磨蝎其不免乎八月二十二日尚中櫛酬書札次日沐浴更衣疾篤家人問後事不答惟以未報國為念須臾正襟而卒享年五十有八訃聞無問識不識莫不於邑流涕嗟夫天何奪先生若是速哉先生：而穎悟長而敏達為文章下筆滾：萬餘言不休其學博而識練其慮事周詳動中肯綮其器宇宏大不為瑣屑齷齪態其事親孝其待弟而有恩其人交而有信平居無疾言遽色而凜然不可干以私雖燕居必中服肅然至接人則和氣恂：可挹也其立朝守官披

竭肝膽知無不言自為御史歷今官上封事何啻百餘  
首其言謹其意忠其指陳闡切而多闕民隱所條奏多  
得溫旨未題覆者補綴前疏復上如優容言疏凡四上  
正朝儀疏凡三上其論劾則正氣稜、不避權貴而尤  
以培植人才為念至其臨大事決大疑持論侃、雖貴  
育不能奪海內士大夫莫不想望風采嘉其有大臣度  
嗟夫先生氣節足以廉頑立懦而不頊屑委靡以干赫  
赫之勳勛業足以裨國安民而不矯激詭異以徇皎、之  
之譽道德足以作人範俗而不媵阿脂韋以乖耿、之

心吐為文詞汪洋浩蕩如長江大河精密清新如豐林叢  
秀所著奏議十卷詩文集十六卷殷鑒錄三卷史略卧  
遊錄二氏測各一卷行邊漫紀五卷咸宏博明達大都  
不詭于聖門而有補于世教傳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  
不朽若先生者其洵足不朽哉予嘗評先生學問醇粹  
如董江都通達國体如賈太傅直道敢言如汲長孺引  
事比類如陸賓客疏即洞達如寇平仲孤忠直節如蘇  
子瞻即列于昭代名臣何愧哉某不敏承先生以道義  
砥礪易箒前旦手書犹惓、相勗嗟乎何得復起先生

九原哉先生仲弟尚鴻持論侃侃不隨流俗有先生風節茲偕先生嗣子端業詣予請為先生狀將以丙戌年某日與楊淑人合葬于沙坑清水岡未坤向之原求名公志表其墓謹述所見聞用備大方採擇云

明故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董紉

明興重翰林自庶吉士始昔周歌吉士未有其官皇祖舉數千載曠典開文樓置館駕數幸親校肄優異之而肅皇帝諭閣臣以翰林承顧問俾輔弼宜慎選而在辰歲遂而報罷復選之甚慎重也至辛丑歲上親命題

覽卷定其次而浙王子敬者在選中浙首省而子敬發省解第一人為東南才子海內博士翕然退讓之稱王先生云而諸吉士見之亦曰此所謂東海王先生者也皆推焉而子敬獨善予：兩人自以幸居著作庭紉天閣東觀書益涉躡貫穿法古昔矯近世反之乎正成家言自許當不負久之予承乏史局而子敬改刑科給事中每恨同趣殊途不復能究其業而予嘗語諸君觀子敬身不踰五尺志雄一時數却首伸眉天下事意欲有所出之得其當以報主上匡國家其素所蓄積也而

茲列諫爭即他日有披肝胆歷伏下誓死不回者必吾子敬也會禮部試天下士故事考官入試闈中各扃戶閱所分卷人不得數往來卷不得更易而考官彭者分宜人怙勢險詖剛暴士也居常突入他考官所強其卷奪之他考官不能拒已相顧吃矣及出而輔臣翟公二子皆在彭取中覈之則奪他考官卷也以是人益吃而京師大俠張者亦江西人與彭乾沒以財通而故從二子所鬻權而奸利至是益出入彭翟間醉酒宣洩事甚露諸師無不傳相語吃矣而翟方當國人未敢動又翟

翟在諸輔中能恭謹下士、感其煦濡忍之而子敬獨奮曰所以稱耳目臣者謂其扶幽發隱備所未睹聞也業已彰著而忍不發謂耳目何且天下事孰有大于貢舉者乎而輔臣以提衡總綱紀表正百官為職而令貪人大猾挾其子行私籍、播汙惡言而猶欲掩耳目蔽日月又何可忍也乃抗疏、上肅皇帝下其事詔獄逮彭張雜考之引繩批根得其實上盛怒立罷翟黜其二子而彭張或黜或戍他考官謫有差蓋天威赫、震矣先是言事者多不測事至則錯愕搔手皆寒心及子敬

挺身撼鼎鐺犯忌諱而赫若此人乃謂天子本神聖而  
下無正言即言不當耳觀王給事疏一入而譬之雷霆  
一擊天地開朗矣于是人皆稱壯偉而權貴人目之恐  
其建白益多將及已乃因事出為湖廣按察司知事轉  
廣東新會縣知縣負海習獯利好訟爭而慎忮多豪  
豪皆賄官怵民咨吞噬民畏苦之子敬乃密召縣父老  
具列諸豪姓名奸宄狀次第剪艾人不知所出稱神明  
而盡案諸訟評爰書論讞考當無枉始而訟者嘗數  
百人至是咸輸服稽首稱神明者益衆踰月訟遂清縣

固椎埋多藏而黃毛鼠者大盜也怙險聚黨數劫掠莫  
能制子敬乃部民兵嚴號令設方畧立擒黃毛鼠散其  
黨千人戮有罪宥無辜而大盜既誅小偷咸息枹鼓亦  
益稀矣而瀕縣海口最鉅數決子敬令諸猶戴土與石  
贖既具因多置破艘實土石其中沉之口遂塞填地盡  
為腴田新會稱樂土焉初遷謫者畏嶺海所從久矣或  
抑鬱失志自傷或負責不親事廢職乃子敬獨晝夜竭  
力為民勞人以是益稱之暇則引博士諸生傳以經術  
親授師指而擇其俊又厚廩餼勗其成而邑人白沙陳

先生者儒宗也延禮其裔梓其書使學者知所誦法其楚則校逸文苑詩布天下而死詩天下不多見：則苦其繁及校逸一出皆踊躍稱善蓋子敬厲任事而以其間崇文重道學：如不遑多此類而楚中諸生吳國倫者嘗以文投謁一見驚曰此我輩人也當取高第以文顯既而吳亦發省解第一人為給事數遷謫而與李于麟王元美稱七才子大畧與子敬埒云子敬自新會轉南京太僕丞人猶以淹屈而終以權貴人御之言者受其旨論去焉夫士以挺身誓死披肝胆言天下大事於前

而望風承指之人乘瑕釁撻細微以議其後此巷伯之所為作也亦可深歎矣然子敬篤孝歸而父母幸無恙旦夕具甘旨治樽俎奉觴上壽數自暢二大人前愉樂也若不知有罷官者及父歿而痛毀瘠殆矣及母歿而積痛益殆數垂絕若不知有生者尋遂卒哀哉然子敬卒十年而子萱亦舉進士選吉士授國史編修繼其父稱才子而國使君奉使還紆道百里枉車轡而臨予會予問出而駐車解轡者越五日見則欷歔持狀乞銘予因謂之曰古言求名于朝今予自長安來欲顯其親

名而以臨予左矣然予與王先生遊踰四十六年而歷  
歷在心目事本末非外人所具知也予固當銘然予聞  
王先生將卜室嘗夢巍樓業之有大槐樹亭之覆其上  
旁有指之者曰此公家樹也寤而立起如卜室所則樹  
果在焉因定築居之今綠槐堂是已夫槐者古三公象  
王之上世嘗植之且王先生膺先皇帝慎重之選而其  
志未畢今在子乎夢實命之矣予因論次其事歸焉王  
先生名交字子敬一字徵久別號龍田晚乃號同齋慈  
谿德門里人其先義仲弟璘之實為始祖越二十世而

大父琬為廣德判官父容舉進士母周氏配費氏早卒  
繼配薛氏封太孺人子男四益國子生娶張氏荃娶董  
氏董娶蔡氏荃董皆庠生益則國史君也娶陳氏繼娶  
包氏封孺人女二長適包覲次適顏子望俱庠生先生  
生丙辰六月八日卒隆慶庚午九月七日益等卜以萬  
厯丁亥十月塋于某之原銘曰高山峩峩誕降厥靈大  
海湯湯適凝其精靈鬱結明哲挺身荷帝之選禁秘  
是登圖書之府著作之庭珪璋既琢琬琰以承謂當朝  
夕式奉準程始同末異獨往難并舍我偃息趨彼諫爭

虎豹九閔逆鱗是櫻鳳皇千仞朝陽一鳴名志貫金石力  
撼鼎鑄皇赫斯怒震驚在廷正國之紀顯主之明如日  
斯朗如雷以轟凡百有位孰敢不貞悠々昊天不鑿狐  
立羣邪醜正黨黑惡白朝以言進暮以諛謫人不必用  
貴其正直言不必多貴其匡國維此一舉何媿竹帛要  
觀南海祝融之域九疑微茫蒼梧可質心既不誓人則  
何恤澤有可施地又可擇與民周旋帶星出入諸所建  
樹亦足慕慕白彼何為哉復此訾喻孰取諛人投畀有北  
賦吊湘纍歌咏巷伯嗟々彼蒼曷其有極惟此王氏將  
必有興帝召掌夢示以明徵有人在下欲輔其成再世  
而起莫之與京相彼槐矣實應台星禎祥將集符兆先  
呈用占尔裔當秉國衡安此窀穸世世其寧

九

二

皇... 治... 國... 諸... 女... 突... 出... 實...  
 而... 其... 味... 殊... 異... 竟... 誠... 台... 殿... 林... 於... 於... 於...  
 必... 百... 興... 帝... 之... 筆... 其... 示... 以... 印... 傳... 諸... 人... 或... 不... 必... 轉... 其... 左... 可... 以...



